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一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墓文二十三

名臣

明山西右布政使王君墓志銘 趙南星

王君名述古字信甫別號鍾高開封禹州人也其先洪洞人有名善者始徙居禹以鄉舉為平陽府通判三傳至引禮公懷義娶許氏生六子其二為禹州公名納誨配郭安人生九子其六為信甫修幹哲顏風骨秀挺十

五為諸生二十五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試宰富陽調崇德以崇德劇也信甫才高氣銳事至立決而務為簡易便民折獄用經義宿猾大豪無敢犯者其輩既不譽又不能徇上官之意結朝貴之知以是僅轉戶部主事奉郭安人憂戊戌外計忌者未珍也仍以崇德調簡而不暇其轉官在乙未計後非應察數主爵者亦若於圖說服闋補內丘尋轉刑部事時沈大學士一貫為首相而次相歸德沈公鯉與禮部侍郎郭公正域皆正人相善會劉御史九經劾其黨二人語侵一貫疑郭公使之除

己而升次相方聚謀蠹之而楚宗有奏楚王為假王者于是給事中姚文蔚楊應文錢夢舉御史康丕揚李培等遂謂楚宗之來皆郭公使之以郭公江夏人知其審而楚王徧賂諸要人悉為盡力攻郭公郭公引病去守凍楊村奏下刑部時尚書為蕭大亨謂信甫此事須根究主使之人信甫知其意即問楚宗誰主使汝來者白楚王之外皆主使者自為楚藩雪恥耳信甫曰此出上疏者之口無可疑即援筆書案行勘楚中無何而妖書之獄起妖書者不知何人所為其中言上無立東宮意

明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五十一 二  
為沈一貫所強兵部尚書王世揚等與司禮監陳矩共  
謀廢立一夜而散之宮監九卿之門於是諸臣各上疏  
請補罪人上大怒下刑部議懸百戶爵捕之一貫復擬  
旨切責以為賞輕大亨不知所為忽有荆門里居同知  
胡化有深怨于其州官阮明卿等上疏言妖書乃其所  
為而胡化與郭公同居鄉錢夢舉遂上疏直言妖書出  
正域手沈鯉乃亂臣賊之實與同謀大亨密謂信甫曰  
郭以楚事怨政府時乘女轎來歸德宅妖書乃其作無  
疑政府親與余言必甘心於彼切不可為外一人也信

甫曰如此則為羅織分宜江陵之事豈不可鑒大亨嘸  
然曰彼自為之何名羅織是時康丕揚方巡城與提督  
陳汝忠等叩虛造景妄捕人至逮及名僧達觀萬萬一  
有妄引二公者而郭公之家奴無男婦長少皆被械繫  
其掠治出五毒之外竟無所得大亨仍欲胡化之屈服  
也信甫乃請其親鞠之信甫持牘上揖曰今日之事所  
關甚大不獨眾皆觀聞鬼神實式臨之即呼胡化問曰  
錢給事中疏謂妖書是郭明龍與爾所為何乃誣害他  
人化叩頭大叫痛哭曰刑部尚書全不讀律我自為阮

明卿殺我一家特來籲天乃欲我殺郭明龍一家彼雖  
同年自彼成進士後二十年音驛不通何得同作妖書  
又問郭常來歸德宅相與竄謀爾知之否化曰我知誰  
為歸德公等但為蜀犬殺人媚人即見皇上斷胡化之  
頭亦如此說大亨慙且怒輒起信甫曰此須以刑拷之  
大亨曰彼佯狂耳遽退化所云蜀犬者斥錢夢皋也信  
甫即具爰書曰有易我一字者即引奸黨出入人罪  
亦如之律陳訴耳疏入上曰朕固知其皆偽也罷之諸  
人竟為信甫所持窮鋒盡鏑無所中楚中勘疏至又與

郭公無涉而妖書事未結竟不得已聊生之皦生光固  
多罪惡然未至此乃一貫復請 旨詳鞠之康丕揚遂  
上疏訟皦生光之寃展教日而賊可授首蓋指歸德江  
夏也上大怒謂丕揚阿庇反賊罷其官一貫力救之以  
免及考問皦生光曰汝認得郭侍郎否生光曰妖書是  
我為之耳萬死無辭奈何欲我奉沈相意妄害正人蓋  
楚事之勘疏至三月而皦生光正刑大獄乃絕康丕揚  
持斧按淮陽乃眾楚疏當此時非信甫一時善類之禍  
殆不知所底止世之所貴於權要者為言出莫違可以

報恩讐而豁胸臆也乃冷曹中有如信甫者枝柱其間使上不得愉快下愧於無功則無為貴權要矣豈惟若人恨之自非忠賢未有能容之者信甫五日再遷官出守常州無何刘元珍喬應甲等皆論一貫去邪黨迸散然無能明信甫之功者辛亥內察仍欲以把持堂官處之或曰是適令其名高耳不果一貫用金鉅萬竟得中旨勒歸德去常州舊守歐陽宜諸有道人復得信甫往吏民皆愛戴信服之其試士一以文藝為據即郡中賢者平生所厚善無委曲或以為矯狂之過然吳中士

大夫多稍委曲即無以間執口實寒微之士無望甄收矣其初猶有怨言既而咸服之樹碑以紀其事尚衣大璫過郡毫無所饋遺璫語直指欲愬之朝直指令二府勸之信甫曰幸謝按君守卷不能為媚也不三年奉禹川公憂歸服闋補保定則為楊忠愍建祠廟明年擢陽和兵備正當北口卜失兔請封之時卜失兔者初封順義王俺荅之玄孫素囊之孫也俺荅之妻封忠順夫人所謂三娘子者也通文習事而能尊中國蒸于俺荅之孫子至捨力良昏愚淫營忠順主番漢之事然老矣卜

失兔年少綿薄而五路台吉最強時捨力良物故一年  
餘矣忠順不能晏居而慙于素囊難發口當事者重賄  
五路主婚封所費已大萬信甫曰從來邊事之壞皆坐  
媚若積習不破封事必不成當事者笑之此語聽之佳  
耳願不必可行遂與他人謀賄五路五路乃益橫求索  
益多第言主婚而不及封事至欲與卜酋內訌當事者  
乃稍與信甫謀信甫具言今日之事殊亦易曉忠順不  
能不婚也卜酋不能自封也酋及各部落不能一日不  
仰給中國也此其權在我何至以封爵金繒予人而懼

其不受乎且戎狄無厭而諸亡命每誑誘之武弁之黠  
者又恐揭我以外市賄一日不斷則封一日不成當事  
者意頗開寤而諸<sub>戎</sub>驕不可制於是以撫賞委之信甫  
嘗試之信甫與之<sub>諸</sub>武吏約是自有舊例分外增一毫釐  
者必加如律<sub>戎</sub>諸唯聽命無敢譁者頃之五路諸酋擁  
北酋至帳下婚焉卜酋聽左右遣使數百人橫索新主  
賞五路以主婚首功求厚賞甚咆悖至欲加賞其子女  
信甫一切不動首計誑久之未講封而忠順物故數月  
諸酋叩關請封遵忠順之遺言也而當事者未即上聞

卜苗以素囊竊其內實遂去在事恐封事壞終當賄五  
路耳信甫曰今冬月草枯賄之亦必不來况此事必不  
可為乃以去就爭之明年夏果來封事告成先是代王  
妃無子二子皆庶出其長者立為世子久矣妃故代王  
以所愛妾生子次者請為妃而易世子先使優人葉美賄  
沈一貫等而後上疏入報可六年而朝議遽起禮部  
下其事于撫按勘議開府汪公道亨亦以代王為是疏  
已發矣見信甫語及之信甫曰公悞矣汪公駭曰君何  
所見之異也信甫曰宗藩條例親郡王之子有嫡立嫡

無嫡立長汪公曰代王之妾已立為嫡矣曰王妃故例  
不得選繼亦不得進妾為妃何嫡焉汪公曰易世子已  
有俞旨奈何曰嘉靖中秦府永壽王之事正如此既而  
仍立庶長簡條例視之汪公不勝喜曰我本無小人之  
心而為人所誤今日得聞正論是鬼神佑我也使人還  
其疏易之以上竟得改正信甫三年考最汪公疏中具  
言代藩之事信甫首倡公論扶持綱常君子以為汪公  
不欺異乎伯宗梁山之對矣信甫識力絕人而勤學好  
問前代本朝之故實天下之人物九邊之情形悉載于



心遇事輒有定畫屹不可捫其試宰時人皆謂其宜在  
臺省而僅得刑部假令為臺省當妖書楚事起時不通  
一再疏爭之必不得乃以事在所司竟能救正人於虎  
口之中此第一大功封次之然中國於是始尊非特所  
省費三萬餘而已初卜首之叔黃台吉之庶子明暗台  
吉盡忠順欲得婚封前當事者且許之中聞代藩之事  
曰廢嫡立庶漢法所不許也遂止信甫一言而使之有  
綱常宣小功也哉汪公而外孰有能明之者封事成有  
旨陞巡撫矣而主爵不推矣信甫在朝在邊所遇皆大

節自下拂上以獨拗眾焦唇乾噙而僅得之極苦又玄  
覽博搜為易律歷三筌四書音考若干卷不無勞神之  
遇竟卒于陽和時丁巳五月之二十六日也距其生嘉  
靖甲子二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四耳孤信上疏陳情  
部衆贈官子三代誥命元配朱氏封孺人贈安人又贈  
夫人繼袁氏封安人又繼董氏封夫人子一即信太學  
生娶連文學得第女女一許字知州連得意子而殤俱  
朱出信卜以戊午冬十月將葬于板橋之新阡以高存  
之及信甫弟維則所述狀乞銘于余蓋信甫兄弟與存之

皆從余遊時所目為黨人而力擠之者也余病今年庚申乃為之銘曰河無砥柱四海沈瀾朝無直臣義類胥殘佞之見忠勢在必刪一虎羣從瞑目嘖之挺身翼蔽以脫於患貫索竟虛鵜鳥為鳶不畏壬人御鹵非難威信服之疆圉以安異哉若傳何心之戾曼云効忠曼云有德邊功上最帝命甄錄而若罔聞而惟謠詠剪伐貞柯留彼脆木天亦不贊賢人不祿世之杌矣憂俾我獨道之晦矣信史誰屬勒此片石永垂臣鵠

明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孫清簡公墓誌銘

趙南星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七月五日孫清簡公卒于家其弟文融寓書于余曰兄之知先兄甚深癸巳之事兄為司功親見之銘其墓者匪兄不可第此時同事者俱在尚未可直書以俟異日余報之以不敢讓也至丁巳春公之子比部君來以文融所為狀徵前諾時余六十八矣初病起比部別後遂成久病不復能為文而念平生知己無過于公者且內察國家之大事史冊所必載即文融為狀未若余知之之真也非余銘之而誰也孫公者文恪公之長子忠烈公之孫也諱鑰字文中號立峯九

歲即能讀書長而彌勤誦習每踰丙夜倦欲卧起稍行  
數十步誦習如故十九舉順天鄉試是歲嘉靖二十二  
年也四試禮部不第益發憤竟夕不卧矣如此者三年  
而登進士授兵部武庫主事提督武學武學多貴介子  
弟而都城諸浮薄好射獵者亦多繫籍其中以權力口  
語抗法約公生長京師又兄都督公舊在武學稔知之  
較試賞罰無所假借適值六年會舉之期此惟京衛武  
學有之皆取世官及胄於肄業久而屢試高等者合試  
之拔其雋可百人尚書以聞候詔下錄入職方籍以次

擢用曩多徇情或例外間有闖入公一稟于令甲視文  
義為去取一中貴家兒每月試必來公特抑之權家多  
失望者比奏將上尚書欲易一人而不肯也時同邑宋  
公岳為武庫郎中既退呼公曰立峰吾自今畏汝矣豈  
有上官媼言而面赤強爭者乎疏上踰日留中同事  
者皆危懼公不為動已而竟下是時上獨攬乾綱左右  
無敢作威福者第姑違發示虛揭耳公繇此名大起後  
中貴家兒亦得舉曰吾本未跡李宮豈敢怨吾師乎遷  
職方員外郎尚書蒲州楊襄毅公自邊鎮入極重公公

亦甚服楊公忠義磊落應事敏而悉中先朝馬端肅余  
肅敏未必能絕也時郎中偶病公署事所言皆聽然楊  
微有變通公所執堅每曲意從之以遭文恪公之喪歸  
廬墓三年起補原職楊公猶在兵部旋遷武庫協司郎  
中是時上在位四十二年矣日決事齋宮精明威斷革  
亭徐文貞公當國正己親賢仕路肅清然臣下凜畏  
罪士氣亦少瑟縮矣公乃上疏勸上時出視朝無為左  
右所蔽及方士邪說不可用引趙高林靈素等為喻其  
刺及諸宦寺尤多于時在位聞者無不駭異而好事者

間造偽疏故為危論于是人人累息惟恐禍且不測而  
蔓延及己也即徐楊二三老嘉其直亦慮支持收拾之  
難然諸宦寺之恐懼尤甚竟壅之不得達公遂以病乞  
歸武選主事宣化鄧君洪震賦寶劍篇為贈以告其同  
年友戶部主事海忠介公後海公上疏大畧與公意同  
上遂馮怒然留半歲不發袖其疏時出視之意似少悟  
而諸宦造飛語激教上竟下獄當罪而海公繇是震天下  
矣隆慶元年起文選郎中時南署尚風節每事必欲鏘  
鏘為不可犯以是與尚書麻城劉端簡公牴牾公力持

平其間聯合之劉公寓書楊公稱之時楊公已改吏部矣  
欲調為己屬而媚之者構他語沮格遂已而海公巡撫至  
應天見公曰僕頃者實聞先生之風而起時海公風采甚  
峻人不能堪公微諷之卒不入擢南尚寶卿五年秩滿入  
京時楊公罷歸復起兵部而少師新鄭高公以政府掌吏  
部見公示意欲北之公竟為不領也者而去明年遷南鴻  
臚寺卿萬曆三年考滿入京改太常寺少卿尋遷右通政  
明年晉光祿寺卿又明年江陵相銅權擅朝不喪其父杖  
戍諸讀言者所為益橫公因乞病歸家居七年丁母楊夫

人憂十四年服闋江陵已物故矣起補原職明年遷大  
理卿又明年遷刑部侍郎尋改吏部侍郎十八年遷南  
京吏部尚書改南兵部二十年壬辰平湖陸莊簡公解  
吏部去會推左都御史涇陽李敏肅公兵部尚書東明  
石公上謂世達方秉政力肅憲職不可動而西鎮叛卒  
告急星亦未宜他徙可再推乃推工部尚書廬陵曾公  
刑部尚書富平孫公及公旨教日不下既乃特用公焉  
當此時上深居頤養內外隔絕內閣為太倉王公錫爵  
蘭谿趙公志臯新建張公位用人行政一以委之三公

者不敢為江陵之事而欲權歸于己稍有識者莫不離  
迹自疎以陸公智術高不可籠駕故謀去之而李公練  
習恢卓虛懷下士人望所歸又為其所忌公淵穆不測  
且家居及在留都之時多即嘉靖中上疏事彼亦未必  
聞也故拔之冀為己用未幾即輒悔之矣先是在內閣  
者每欲參預吏部之事而吏部亦以代庖假器為恥恒  
至岨崕弘治間推舉者奉 旨駁問有一官而推至二  
十餘次者不得已乃令選郎閔說嘉靖末年分宜大驚  
爵亦但為請託耳及江陵奪情之後而尚書恒自往受

教矣即陸公亦不能盡改也至公乃絕不往又故事吏  
部尚書道遇內閣不避之自嘉靖中李肅愍始至陸  
公不避矣然以密有所透迤至公而絕不避三公積不  
能堪新建乃上疏言疏言會推大臣與推者各舉所知  
類奏取自上裁以此為定國是公按令甲議覆以為大  
臣駢厯既久才品已定會推時皆得直言可否此爵人  
於朝之義守舊為是刑科左給事中史君孟麟則上疏  
直駁之言太祖罷中書省以六部分庶務恐其專也然  
戒既定則又恐其不專而不效則罪有歸矣今以六

部之權合而收之禁密旨繇閣票或有私意奸其間者悉托之上意誰執其咎乃所以資專擅也新建益大怒以史君之疏有所使之者而其讐吏部不可解矣明年大計京官當在正月內奉事議皆預定二三宵小輩為相君出力者皆借條陳侵吏部欲以決隙致潰公屹不為動三公既不得見公其必不可免者乃托人求免公皆佯應其他縉紳所指目八狗三羊之類尚多如稍不密則此輩逢蠱起而譁鉅矣此時惟李愨愨肅公僉都王公汝訓與公同心吏科都給事中及河南道二人會同考察

者皆不得盡知也及榜出政府既盡喪其私人臺省又以不得與聞交恨之公故無暱客惟一至親為司屬眾皆掾之以挾公亦為謫之矣即他屬所處者亦倍于往時故無所得其讖咸相謂曰我臺省何甘折氣今當拾遺仍拾吏部耳乃上疏拾三人稽勲司員外虞君淳熙清苦之士公所用為司屬者也楊君于庭取方司郎中少年負才氣慷慨任事西鎮蕩平方當錄功二君皆不動惟兵部主事袁黃者輿論未協宜降然方從征朝鮮取自上裁覆上三公故擬旨俱留用於是刑科給事中

劉君道隆上疏以為臺省交章糾拾不為不公何乃不  
去一人詔切責吏部專權結党令回奏公具疏如前所  
云則又得嚴旨回奏竟不伏罪明專權堂上官奪俸三  
月考功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虞淳熙等三人俱閒住  
給事中疏不指名亦奪俸二月于是公上疏求去有旨  
不允公以身去無煩多言頌權党之說不可令遺患將  
來乃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于專權國家之禍莫烈于  
結党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也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  
以用人為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所謂

權者固自有在非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為專權則  
無往非專矣党之一字漢唐宋顛覆之原柰之何其以  
以為戲凡科道論劾下部覆議例有去留今以留二京  
屬為結党則去往非党矣昔之專權結党者往有之  
並不左銓曹誠使自臣而始臣之大罪也即如以專權  
結党為嫌畏縮消懦自救不暇則銓曹之輕自臣而始  
亦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使專權結党之說  
終不明于世將來者且以臣為戒又大罪也臣憂結于  
中不忍默伏望陛下特加省察并賜骸骨詔報聞仍



不令去而都察院李公王公同疏救余詔切責市恩羣  
小余及虞君等俱削籍于是左簽都王公又專疏救之  
而石通政魏公允貞大理左少卿曾公乾亨吏部主事  
傾君憲成李君復陽禮部郎中于君孔兼員外郎陳君  
泰來主事顧君允成張君納陞戶部主事賈君巖國子  
監助教薛君敷教上疏論究救俱歸咎內閣而刺譏太倉  
新建尤甚王公等及吏部二君疏皆留中五君降三級  
調外任而禮部郎中何君喬遠主事洪君啟睿復同疏  
爭之石公亦上疏為楊戒方昭酒去受賄事願以已官

贖之會吏科都給事中缺推史君命已下不出乃上疏  
云則當首言考功之事必不聽且臣乃考功之党也豈  
得獨留况復患病有旨令之去公既辨權党之說遂稱  
病不出三公擬旨或溫或厲至以司官不肯認罪不能  
救正為無人臣禮又遣中官齎上尊少年年視焉公堅不  
肯出自三月至七月疏十上乃旨得俞旨乘傳歸是役也  
人皆云孫公無私考察乃國家重典所斥者即終身禁  
錮此而有私則必無良心者耳以此稱公是譽宋姬以  
不淫也公之意蓋以除奸為主貪次之夫貪者污朝之

臣也奸人附權傷善賊國之臣也故屢于要津而寬于散秩士紳坐年老者三人皆緣他議而微之以老有疾者即卑冗吏亦止四人耳曰彼方憂性命而忍復煎迫之乎至于任子者非有大過其祖父賢則容之以為善人之功繇斯以諛者不止于云私也公去云何李公亦以他事遭譴去公同邑陳恭介公自南吏部來代之閣部矛盾益甚先是公未至時選郎王君教以推建言降調御史萬君國欽為推官一司皆削籍欲以立威毖後而衆益不服後遂屢行之此江陵所未有也陳公至未

久即請病數月去自是吏部用人之疏多竟留中者官職曠廢尚書自奉新蔡公之外率以為固然莫肯去者既而公皆被彈射去政府云可票擬閣部俱輕而二三見臺省以口舌為權悉逐異己者丙辰丁巳之察吏部俛首而唯阿善類云遺餘其在林下者三十之間零落殆盡存者亦多衰老值建稱亂師燔地削海內騷離今上即位求救反絕有如弗及然無能折衝厭難者公典銓非久流品頓清而終歸于亂此秦誓所以思一人臣也公生于嘉靖四年十月十一日而歿詔典祭二壇遺

工部主事錢允元治墓諡清簡惟贈蔭命久不下吏部  
屢催至二十七年乃下贈太子太保錄一子入太學文  
恪公生五男初娶韓夫人生公及南京禮部右侍郎正  
峰公鉉繼娶楊夫人生太僕卿鶴峯公錄及南京兵部  
尚書月峯公鑛即文融側室馬生庠生鑲公娶錢夫人  
御史後峯公三女生二男長如法癸未進士刑部主  
事以言儲公事謫朝陽縣典史娶編修史公鈞女次如  
洵即比部君癸丑進士娶江西僉事陳公成甫女一女  
適湖廣副使管公稷子太學生可成如法生一女適江

西僉事史君元熙子庠生孝蒙如洵生四男二女長男  
某聘舉人陳君本欽女次男某某長女適舉人周君  
昌憲子宗翰次字舉人夏君汶子良模夏山陰人餘皆  
同邑人如法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府城北梅山  
至今天啟二年壬戌三月余乃為銘其墓銘曰忠烈之  
後宜其丕興鄉相葭也至人為徵上古之士無懷大庭  
人有惡心除之則貞性道合一匪善之行人孰云機去  
之則誠物我同規鷗鳥可從聞修強學非以立名取  
穆之無可與爭芝耀其華蘭播其馨世之君子未可同

稱簿遊後凡惟化是乘卑踈遠近其儀有恒忠義內激  
 洪可馮相臣質齷大則弗容博選天官非力克勝樂其  
 平易不知而庸統均失官極于江陵守正為侮熾趨所  
 形大計羣吏諂子營、撓膺巧免而曾莫聽黃閣愧恥  
 黃重今輕及其餘耦殫力以抨皇天未怒晴日雷霆三  
 却鈎羅鴻飛高冥正直發憤罔不怦、賊逐不已有耳  
 如岑公歸逾年往依先靈卹錄隆厚孰好孰憎哀哉若  
 人遭際聖明放逐律魁破毀太平爰至今茲禍乱遂成  
 暗聽須臾有譽斯榮履惟幸哉伊余之生得所歸依退

遂咸并世逾二紀吾党彫零癸巳之事可為沾纓傳信  
 無人惇史焉憑余七十三性命未傾天實留之俾勒此  
 銘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李公碑 趙南星

李公名化龍字于田其先瀨鄉隴西人七世祖瑾徙長  
 垣瑾生公度公生鐸、生蒸、生盱昭丞誠誠生繼古  
 繼古生棟即公父湖西公贈兵部尚書者也母吳太夫  
 人妊公時夢大雨中有玉柱自天而下峙立中庭生  
 公讀書五行俱下為文操觚立就髫歲補生稱聖童郡

守王暘谷先生名士也重公典南梁魏懋權招之書院中每試迭冠諸生二公皆升高第公奉甲戌進士授嵩縣令財二十耳吏胥見其少而秀羸署宇故草：試之公心度弘廓不問也其輩遂駁媮公乃攝以威嚴豪猾皆聳及暮而邑大治世以方子奇東阿之績公孤挺無援稍遷南工部權稅蕪湖極清無何為南吏部時魏懋貞鄒爾瞻諸君子皆在南都結期聯騎游于采石雨花燕子磯之間稱詩裁賦藻山川而貢草木迄今傳之以為金陵之勝事久之擢僉事督學河南較文甚速其所

指利病甚詳且中苦學而久不遇者往：驟拔之其人率鼓舞崛起一時稱神明未見督學如此者已遷叅議復督學山東作人之效猶中州也公望日益隆遂擢河南叅政尋入為太僕通政公以兩大人年高素不欲之邊塞而會遼東巡撫缺遼東於諸邊稱廢壞難其人天司徒趙公世卿山東人曰李公督學時兼攝數道事至立剖如篲之泛輕塵此何所不可遂以公往是冬東西邊先後告警公策曰西兵數萬其刻不可犯東兵僅萬餘耳易與乃檄大帥董一元伏兵鎮武堡空其營兵

入師我橫擊之斬首四百餘級稱大捷明日西兵至攻右屯我師乘新勝氣銳夜劫之覺而引去以功晉兵部右侍郎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已而東兵以鎮武之忿數來攻公以精兵敗之于靖遠又敗之高平又檄大將出塞搃巢大敗之于什方寺堡彼自是氣龍言不敢內壘矣捷上賜金幣升俸二級公念兩大人數請病求歸久之得予告解均服而綠衣以舞甚歡也而有播酋楊應龍之事先是守土者控馭無術或冒沒重賂酋既驕矣而治以漢法激之成跋扈乃請剝上就拜公搃督川

廣湖貴事賜尚方劍斬偏裨以下不用命者比發家則酋已破綦江叅將房加寵遊擊張良賢死之而敵之罪惡不可赦矣公携家以往徙容笑言將吏恃以去恐入綦江即為文祭二將軍曰人誰云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疾不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曷若死國之不朽也慷慨激烈足使人人有喪元之思公疏請山陝閩浙各路勁兵先後至而舊帥劉綎坐遷延革任公謂綎曰將軍結髮從戎胆智聞天下而怯區區敵人手綎感泣願効死力公保留綎殺賊自贖命綎等八路進

攻而以文吏張棟胡桂芳高折枝史朝貞等監之破三  
洞降其部落賊大窘而湖西公之計至詔公墨線從事  
時賊鋌而走上海龍岡自保公密授方畧從圍後掛路  
上火其龍火鹿關酋投銀死其妻妾子女皆就禽凡斬首  
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七級生禽一千二百二十四名俘  
獲五千五百三十九名播地悉平又條上復郡縣等十  
二事為善後之計皆報可公疏求奔喪八上而後得歸  
服甫闋起總兵河道先是沿河者遷去或里居皆以所  
築隄決追罰至是乃起公以人所不敢往正如播州之

役公至則徧行淮徐鳳泗間歷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  
泲河遺跡噴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吕梁之險而措之衽席  
者也柰何既脫而復入乎乃上疏言開泲河便得俞旨  
即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于是歲運千  
艘通行無所礙昔稱遏洪今稱遏淮即為已至迄今賴  
之公其時見秋水漲溢不云衝壩方疏請為分黃保泲  
一勞永逸計而奉吳太夫人之諱以歸禫除起兵部尚  
書武弁之陞遷大都諧價于天市而取之于賊方公  
揭其資荐之數于部堂有缺序轉而倖濫稍息考察軍

政諸特與援多羽翼者以為萬不可動而皆不免雖由久  
中然亦竟下時論壯之其所條議四十餘事皆精審  
可行公神氣素王一旦病昏暈甚危幸而甦然遂衰鬚  
髮顛白殫殫日漸以至不起公生于嘉靖甲寅三月十  
日卒于萬曆辛亥十二月十五日年五十八耳以平播  
功及秩滿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後贈少師曾祖  
祖父皆如其官母皆贈一品夫人所贈公元配及沈封  
皆如之子不祿錦衣衛指揮同知不盈錦衣衛指揮使  
功名榮寵可謂至隆極盛矣而遠近皆悼惜之公才高

天下其為詩文隨手而成卓然大雅少年通顯立致鼎  
足而親賢下士形骸都忘終日談笑情瀾靡竭而未嘗  
有所漏言所在思我如田之有畔尺寸不越也遇事敢  
為而計慮甚周必不出于萬有一危之塗誠天授之全  
才國家之楨幹也今天下在外猶可展布居中則多掣  
肘倉皇則急用人閒暇則憑口語且求去者亦甚不易  
播州之變天所以就公之功而見篤生之意也一為本  
兵即唯懼志考遠之事織人弗堪過此以往且公黃鵠  
舉矣而大命頓頽此天所以護公之功名而成其始



終也嗟乎天之於公則厚矣其如天下何公文章功業  
自足不朽勒之于石令後世以稽覽焉其詞曰何神之  
英生此俊人能言斯斐鳳羽龍鱗食曰才子梁鄴之倫  
試宰嵩下自哲少年歌雲賦月擷秀芝田金陵作吏其曹  
亦仙江南陸麗綠水朱樓自公多暇睽翩出游文酒逍  
遙頌揚國休視學河洛及於齊魯平之以衡正之以矩  
譽髦多士青雲接武公望日高入為列卿遼人苦  
出而救寧乃若宿將素習於兵敵人祖伏馬南向牧豎  
然霆擊狂奔痛哭再舉復讐空絃遠逐直掃其穴以

敢莫歎播苗小醜無知犯順舉朝蚩悞以公廷問賜劍在  
匣將士勃奮滌地無種夜即為郡文武之敵震動華夷  
暫試行河天吳畏之帝曰咨卿汝統六師惟帳運籌威  
噉邊垂如步大川視公安危而胡遘疾遽遊太空搖木  
生危崢山忽崩天人異嚮竒傑嬰凶醫和前知長弘今  
終千古同符數張無窮

明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見泉魏公碑

趙南星

世恒言今人不如古人必大愚也為此言者天之生賢  
人君子也其猶世家之積寶玉乎或數年或數十年或

百餘年而得一焉猶然有真有偽真矣猶有高下品質精光萬相絕也世所稱賢人君子亦若是言矣若南樂魏公也者以求之古人中則豈易者乎魏公諱允貞字懋忠別號見泉世為大名之南樂人其先世可攷者自良興始良興生剛：生昇：娶于黃生泰：在母腹而父見背黃貧若守節撫之成立泰生經以勤檢大其家娶于王生封巡撫節齋公魏公之父也諱怡以明經為別駕行廉而德厚趙魏間稱為大人年九十六而卒娶于王無所出繼娶楊恭人生三子長即魏公次允中庚

辰進士官吏部主事次允孚甲戌進士官刑部郎中文章氣節並為時論所推公兒時內穎外方屹如成人比就師日惟讀書不知嬉戲十八為諸生庚午遭母喪過毀病幾殆公配趙恭人夢有神告之而家病者胡不服黃蘗公取服之果愈丙子舉于鄉第十四人吏部公舉第一丁丑成進士授荊州府推官荆俗剽悍善訟多疑獄累年不決者公埽律師情悉斷遺之時江陵相檀權下威官其地率以畏之太甚柔橈求容惟公與觀察馬公文煒廉貞自植民賴以安皆稱責天云而張氏奴有不

逞者衆咋舌莫敢問公獨繩以三尺未嘗不見容而更取重焉壬午徵為御史會江陵物故遺表荐其私人潘宗伯晟肩已而相為身後之利御史雷公士楨疏論潘輒猾不可相上竟相之公疏極言潘品下齒衆必不服彼必不止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為聖治之累甚大疏入不報然亦竟不復用公在臺中會不踰歲時江陵初沒執政席餘威蒙遺事未能遽借大道公所糾正甚多既而陳四事曰公文武之用嚴科舉之防慎臺諫之選務戰守之實語多侵執政而張公子聯翩第高

遂為相庭之故事駁及諸有力者肆云顧忌所以科舉之防尤執政所恨遂降公許州判官戶部郎中李公三才上疏救之亦降東昌府推官頃之魏公陞南吏部主事李公南禮部主事吳澄海唐公伯元同舍南吏部事簡獨胥吏有貼班銀以佐四司僕馬之費太宰丘公樞少宰海公瑞皆名臣公請如此類悉革之省署頓清而此時鄒公元標由建言遣戍為吏科給事中復以言事調南刑部長垣李公化龍為工部數公者多暇相遇登山觀水誦德論文每聯鑪出游望之者若列仙也蓋如

是者二年而聞仲氏之諱公不勝痛念老親其何能堪  
疏請致仕吳江相寢之而徙公先祿丞過家殯仲氏以  
太公之命入都數月而有諭祭秦藩之命公為正使大  
行膚施趙公彥副之趙公年少有志節自乘傳廩給與  
秦藩餽遺不下二百餘金皆去所取公為丞陞少卿念  
太公請告歸三年而家拜順天府丞陞右通政無何  
陞山西巡撫至則條上五事曰選授得宜則吏治修支放  
足數則軍情悅屯益不虛則國計實宗室不犯則國財  
尊林不伐則邊防固皆得報可天下風俗駸汙官邪日

甚山西文武吏奉公教令兢于簞簞之飾平陽守歲所節省  
數萬金以報公極其休讚用充平陽一歲租于有司條議裁革  
者衆或過于刻削公還其奏曰非人情也山西巡撫每歲交  
際費千金及酒課數千皆橐中物併贖鍰不下數萬公著為  
靈約凡撫按交際不過二三金他罕所饋遺公以汾州有二郡王  
宗人多軍民襍處州守官卑不能制奏改為府山西與隣自  
款市之後邊備日弛公親歷其地視要害覈軍實建議整飭  
忻州崞縣方山鎮其城土也易以軌石而黃龍池草塢山河會水  
泉石苑寺處皆創為堡設官養兵屯守之發人徒修築偏閼老

營寺處邊墻萬餘丈皆造鎧甲戎器市買騾馬所費不下數十萬復以餘其助大紅証討又修文中諸賢之祠及書院陶冶人才凡皆取諸其所節省他人所云橐中物者也一時山西吏治甚有文理閭閻安樂德威燦乎外方敵不敢飲馬于河值宮殿災新建密以開礦之說進而進試弁仲春寺爭言礦處公上疏言人主欲食萬國何以開礦為頻年貶逐諸臣其中豈云忠臣義士有一人焉可抵萬黃金不此之寶而發天地之藏以求利諸臣之為計亦左矣疏入不報而抽稅之議起云不勝憂國憫文人乃陳君臣交訾言之謨責新建以嚴嵩夏言為戒蘭溪以李

本為戒又言去年二臣以二月加恩而三月兩宮火今年又加恩而三殿火天意甚明臣誠不忍陛下為二臣所誤至此也疏入奪五月俸自是山西中使張忠孫朝及他省陳增高淮魯保馬堂等益橫文武吏士人選其意者每繫繫于千萬里之外而有候選臺省久留京邸不下公上疏言陛下何重宦寺而輕言官也疏入不報而中使遂舉劾有司典史駟丞等官往：斃于凌雲公上疏自劾不能為吏民延旦夕之命臣罪宜罷絀疏入又不報則遂挺身扞之力摧其爪距其輦氣龍言見公不能出一語公不少假

借其輦大窳遂奏公沮格礦稅而誣以八年公費酒稅  
寺金數十萬皆入已上下其議部院諸大臣于是九卿合  
詞上言撫臣某清苦之節天下莫不聞彼既忝內臣內  
臣亦叅之詆調相報天下共知其枉疏上不報而南北  
臺省之疏俱至山西吏民數千人叩闕籲留事遂寢中  
使之疏上也公所興建諸領其役者及支給之數一一  
捕記至是出以相質錙銖不爽自酒稅贖鍰等金之外  
廩給乃其餐錢亦以為公用至太公諸公子往來皆以  
俸金雇車馬所過傳舍食飲計所費償之傳以報于是

衆益驚服固知魏公清非有中使疏亦不知其至此公  
撫晉九年執政者恨其鐫譙已也屢推卿貳不動求歸  
養者二十餘疏不下至是乃得旨即日命駕軍民遮道  
號泣皆為祠祀之而祠在太原者李本寧太史為之記  
公侍養太公者一年所而太公病性不嗜藥率子侄焚  
香禱于天請以身代竟不起公年已不毀矣而哀雅幾  
絕公天性孝友而父子兄弟皆賢達入以道德相敬愛  
出則以忠貞相勸勉退則以經籍為娛人品至魏公不  
必更言其清然今之清者殊亦易為何則清名成而家

亦富矣律之以魏公能乎哉且其人率貪位末路多軌  
匪蒙譏魏公為國家生民乃不知有生死利害故能信  
心孤往去旁顧却慮癸巳余筦京察被逐冢宰餘姚孫  
公奪俸三月公上疏直言執政喪其私人非至尊之意  
執政恨入骨髓一時同救余者如李公世達王公汝訓  
會公乾亨輩皆去而公留以為能容矣按晉又疏刺譏  
之故不必令其入朝大旱霖雨僅及一方惜哉公生于  
嘉靖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卒于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五公之歿也余貽書當道者謂宜

破例優卹不言及謚以公之名德駿業能聞雷電見日  
月者舉知之耳而卹拘于例竟未有謚也夫亦何足為  
公損者公仲子廣微今為翰林檢討以墓碑見屬乃竭  
筆之思稿為讚頌用乘來遠其辭曰侯魏公若龍若神  
望見之者則莫不震侃諤立朝排楹柄臣奪之言官冀  
其默泯太節之盤抗疏直陳豈惟博譽曰報國恩出  
撫于晉身遠而尊吏化廉清民戴其仁上帝憚怒惟  
利之云毀淵枯雞犬宵奔公念皇輿泄是箴替不斯畏  
忿瀆彌深進則擁之退鑄其輪織人乘之惡人上聞萬

衆稱誣公道以伸九年于外九襄之親釋頰歸養白  
 華可珍終其天年終于斯墳佞鬼羞避先哲為隣有  
 美仲子鳳署之賓手編寶書厥德嶙峋論譏垂世云胡  
 不欣人生得志無念後昆

明翰林院編修止菴張先生墓碑 瞿汝稷

先生諱洪字宗海邑之利川人毓靈于侯甫免五日而  
 母郁亡父常復客燕不歸靡為碩復張翁炯媪丁憐而  
 乳之故從張姓幼穎睿詩書臚傳精義神會灵瓊玳璫  
 孚尹旁達識者已知其非凡矣就計然策逐什一資大

起踰冠比隣事連戊滇黔寧王一見才子遇以國士都  
 護瞿登之賢閣無何夷木邦刁干孟乱逐酋長思倫法  
 高皇帝詔三司議勦括便計衆多謂雕題互攻我可勿  
 預先生語都護曰思倫法擁三十六甸之衆嘗蘭八寇  
 景我師禦之帥馮成敗績後雖龍言黔寧之威舉部歸順  
 國家即彼故地授宣慰其強未殺今彼之乱是天授我  
 宜討木邦而示威分建以殺其強彼既被逐得復雖分  
 建猶戴賜是恩威並流固内弱外完策也三司因其議  
 上俞行遂捕斬刁干孟以其子英思倫法並授



宣慰西南賴者定既以明經徵授靖江王教授稱病免  
永樂元年以行人徵旋使日本復使吐蕃董茶馬既緬  
甸宣慰那羅塔殺孟養宣慰刁本旦而據其地奉詔責  
那羅塔歸所侵地立孟養後那羅塔未拜命六往諭  
始如詔夫蠻夷之人惟力是怙而無寸兵徒騰類輔  
收既侵之區宇續既絕之君長比績隨賈侔勲唐馬  
豈越、能窺玆竣事編摹大典晉行人司副洪熙元  
年擢翰林修撰宣德元年同修仁廟寔錄五年引  
年致仕比歸杜閑謝將迎日事著述有周易會通尚書

補傳詩書正義春秋說約禮記總類四書解義琴川新  
志日本補遺歷代詩選史記要語等年八十有四卒  
迄今篇帙湮滅索之好事汲冢靡藏河間絕獻而苗裔  
寂寥宗姓云考嗣同中郎餒甚羊舌寔夢之托樵牧耒  
登嘉靖末郭徵君登賢至祖壟得仆碑剝落不可讀僅  
有先生姓字知為馬鬣所寄但謀復封樹繚以修垣逮  
萬曆戊戌大學士徐汝良謂非表以貞石則云以示永  
久特營碑石于是徵君子格乞余文勒焉嗟乎大暮同  
歸聖賢莫度秉彝好德今古不渝張先生宦轍茂于媿

烈邑乘列于名臣生宣武于萬死里不保于一杯谷遷  
 陵變詎可前期芝焚蕙歎何堪旋視夫羸秦稱虐尚表  
 展封唐德方明首隆僑寔昔人于鄉桑梓必取此日返  
 遠儀刑未磨遺文已不可求于茂陵灵冢可使泯于原  
 兆諸君子力為章之均可尚矣勒碑示遠其辭曰東則  
 日際西則月竈北及蒲海南窮緬裔溟渤云涯吞吐天  
 地夷微嶰岞出入瘴癘獨秉一節曠遠弗詣奔服文身  
 旃裘椎紉豺虎為姿楔猱同鷲三王所外五帝莫制先  
 生有諭脅息聽誓生控蠻貊窮髮悚企死靡自衛不保

遺融若莽既湮叢薄蒙翳狐狸潛捐牧豎嬉戲含識有  
 覲疇不掩涕援復垣封刻銘永眠凡我君子幸緝彞誼  
 於萬斯年克襄母替

陳恭介行狀 孫鑛

陳公諱有年字登之號心穀餘姚人也其先居弋陽宋  
 建炎初左僕射康伯大以學正扈從南渡道餘姚之開  
 元鄉命次子祥家焉教傳至室一徙于瀆村地有塋今  
 云塋頭者是也室一生祖二祖二生裕三生裕三生文仲  
 文仲生孟昂云子以弟孟善子巨理為嗣有孝行是生

右副御史省齋公諱克宅公父也既貴贈祖父及父皆如其官祖母嚴氏周氏母周氏皆淑人配唐淑人生四男長子有勳光祿寺署正次有濟庠生次有亨衡州府通判季則公。生嘉靖辛卯二月九日幼敏慧九歲能文十歲鄉試程論出意有不善輒竄改呈都憲公都憲公斥曰孺子何妄耶然心實竒之是歲都憲公卒壬寅兵部返叙都憲貴州功廕一子為國子生時仲氏早歿伯叔氏皆已入冑監乃以廕讓公云侯登第仍歸伯氏子公為文師古昔不襲時調從同邑邵太僕峻受尚書

太僕文亦特竒古極推許公然時人弗善也已酉應試至京先文恪公為祭酒見公文大竒之壬子舉順天鄉試第二三上春官不第學益邃壬戌登進士轉詢大同固歸省太淑人明年授刑部主事慎刑獄以讀律為業夜々討論其意暇則仍讀書甲子配邵宜人入都道病卒循例送幼子歸期滿至中途復以病請予得告遂娶徐宜人丁卯滿三年太淑人促之行抵京調吏部驗封主事戊辰調考功念淑人老復請告歸云何太淑人適疾卒毀瘠如礼辛未起原官壬申晉員外員郎尋調文

遂萬歷己酉晉稽勳郎中調監封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授張懋贈王例為請成國兄弟自嘉靖來親近用事家為金穴凡宰輔及中貴靡不厚結託而是時希孝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有權尤為中人保所倚重其為人恭謹相張亦剖心任之張與馮密兩人皆暱希孝希孝亦樂為効力所請言不得于是冢宰方缺少宰署事公曰王爵下帝一等可俸得那遂具章曰按接令甲凡功臣歿公追封為王侯為公其子孫襲者非奇功異能生死止原爵累朝遵之無敢越也正德中英國公張懋

子乞恩本部執不可再下府部議皆謂不可即希忠父輔亦不敢謂可後懋雖得王然不可為例今希忠歷事三朝雖不無勞績可錄然不過曰扈蹕曰督戎皆臣子常職實非有奇功異能也生前被寵已踰今豈可復膺殊典贈王不宜少宰江陰人而朱氏賜田在宜與素有連又受相君囑意將以會議依阿之稍易疏末數語公力爭少宰不悅立削去改語以公原草覆上詔下竟王希忠公即日移病或曰一事不得即去邪何礙也公曰不然郎官與宰輔異宰輔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

有年或在司封：外無賊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爭復，何莫乎子休矣？吾將行吾經：矣。乞休不獲，則以病請。楚相恚曰：此子噉名者，當遂其意。世固不乏才也。因許公歸終江陵。在位十年，不召。甲申，起稽勲郎中，調考功。又調文選。時權相已敗，衆正拔茅進而，公推轂尤急。若都御史海公瑞者，海內所共稱正直，是汲長孺。蓋次公之流，然當路甚忌之。余在選司，欲起之，不能得。及公掌選，乃起。浸至大用焉。公廉節數著，自入銓司，餽遺無所受。至是，則書問亦絕。權貴請託皆不行。選法清謁者各自

以應得何官，不賄乞勢，嗚也。乙酉，擢太常少卿，尋改提督四彝丙戌，晉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敦儉朴，欲以無事安民，而嚴飭諸吏，尤重懲墨吏，綜核詳密，巨細無所忽。其餽人取諸公費不足，益以饌金。自他所來餽者，不能拒，則貯之邑庫。未幾，即如數報之。從後者亦復而以前。所貯酬之多寡，互裒當之。邑庫常餘一餽，而周流不絕。嘗曰：吾與施報，可無恨。獨行李往來，不能無漏郵傳。以此耿：耳上需陶器甚急，歲增額數千，且多奇巧。公上疏極諫，雖不見聽，然為量減之。三丁亥，江西歲半，稔公

復侵盡蠲其難成者千五百器并留南昌漁課上皆允之又為勸輸平糴民少蘇焉戊子江南兩浙大侵詔下賑恤仍令無過糴然守令各為其土謀其私禁販易固多有惟江西大弛禁以奉明詔糴者雲至重舟銜尾而出而徽人尤衆穀亦旋匱會靈雨麥荒則穀價益踴民困不能支而外賑者尤不已公私咸憂之或曰時適然耳九重未易聞也或曰可陰示以意令郡邑自為計或曰令駟僮執籌昂徽商之直而無令出境公曰是何言也夫知民隱而付之無奈何忍也陽奉詔而陰闕之欺

也忍欺非字民之實也夫患不能弭變不能權無庸以撫臣為贅矣故度有餘則當遵旨以惠隣度不能則當明請以安衆度緩則當候命度急則當急請而便宜以行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其四議糴糴畧曰我皇上軫災閔匱為天下慮德至厚也江西去歲怕風害于穡事寧州等十九州縣災已重矣餘歲薄收然較之往昔亦減損以故場工甫畢市價即增臣等恪遵德音不敢為厲禁計江省之穀自秋以來所協濟隣方者不少矣乃今穀日翔商日集輿情岌岌其土不能給而烏取

餘夫當稍盈而閉之則病人也迨縮矣而闌出無限則  
自病也臣以為本省州縣宜仍貿遷無禁其外販者權  
行諭止庶驚疑少定而異日之空乏無可慮是亦仰體  
皇上軫閱之精意也疏上徹商大窘其鄉之御史遂以  
違詔論公會有主之者而郡閭亦素不便公遂罷已  
丑公廬燬於火乃市一故樓構之居室家而身寓羅巖  
寺中庚寅起南右僉都御史提操江兼管巡江辛卯遷  
協院左副都御史未幾擢刑部右侍郎改兵部以平日  
功增俸一級壬辰改吏部會余伯兄擢吏部尚書而會

稽羅公萬化方為左侍三人皆同郡公又同邑乃引嫌  
上疏避以非故事不允尋轉左晉南院右都御史癸巳  
大察京吏與銓宰温公純等同心精核所黜皆當人翕  
然稱服日疾具疏告會轉南吏部尚書又告皆不允伯  
兄請告歸廷推堪吏部者四人公居末天子特簡用焉  
自高皇帝罷丞相以政事歸六卿吏部為六卿首其任  
尤重 文皇帝雖設內閣諸奉士然惟參謀議而已故  
委任蹇忠定猶在二楊諸公上至 宣皇帝後二楊位  
益尊而繼蹇者資淺因稍退遜於是請寄行焉後王文

端忠肅繼之或守復正顧視忠定時終不逮矣自茲以  
還時有低昂要不甚相遠至分宜閣久而權始失至江  
陵而始自為真相視部如屬也然江陵有術每往請者  
必不自言必使請曲迎其意有不合亦姑陽應之或其  
大齟齬乃諷鷹鷂擊焉不則遂據之為恩其見擢者亦  
竟不知為不出江陵意也又素留心人材腹中富有所  
品薦每在司銓者上往請者欲誥之良難故其柄常若  
獨操者先時掌選者常告余曰隆慶戊辰己巳時蓋三  
相江陵未也然凡有大除授多待江陵而決余曰豈以

其勢方張乎曰不然此公有斷且藻鑑明所論多中的  
故每從之夫能長百人者必才兼百人者也豈不然哉  
江陵死或掌新復舊至平湖陸公先祖為冢宰益以強  
執行之先伯兄亦踵之無改諸司郎皆皎皎爭淬礪然  
止可及嘉靖初而已尚不能如弘治以前也而執政者  
不達江陵所以能收權之故徒習見近日之事謂銓司  
之不能以江陵事已也遂大望公蒞槩山立即江陵不  
能屈諸公益憚之益謂吏部非吾徒貌相與矣公視  
事即止息於公署以朝房見客諸中貴聞之人人自失



因各肅門狀命胥謁於公曰公自潔如此仍許以情白  
否公謝曰敢故為名高第中外一心使朝廷清如止水  
不亦善乎皆曰諾自是片楮不及門矣公持衡如掌選  
時務別邪正明貪廉更加意崇退讓至若媒取術進世  
之所謂講搶攘必痛抑之即序及仍稍遲烏時無錫頌  
君憲成為選郎與公意相合一時人情廩々望極治甲  
午會余署刑部有中官盜銅料獄忤上意旨下一司官  
皆謫而中有不與事不列名者內閣為請上宥之仍命  
如此者許所司復請而前歲文選郎王君教削籍時疏

亦未經列名公因緣比以為請上怒曰此乃新令前事  
何得妄請姑不問公方病謝客因引罪乞罷不允無何  
詔會推閣臣且命不拘資品公因推七人舊尚書大學  
士王公家屏為首而內有余伯兄及左都御史孫公丕  
揚詔下切責謂不宜推吏部尚書都御史因命以前二  
次所推諸臣俱疏上公遵旨疏上而前所推有李公世  
達亦左都御史詔下用陳公于陞沈公一貫而仍切責  
謂何復列李名且云未有旨命起用閣臣何妄疏列意  
蓋指王也公勿問司官俱謫雜戕公乞罷因請宥司官

不允又疏乞詔溫留且謂久在告無與會推事不必引  
咎先時閣臣皆會推間有傳旨自嘉靖末年以來則傳  
旨者多然會推之例不廢陸公在部時曾執奏謂閣臣  
宜會推上允之自是無傳旨然前兩推皆留不下至是  
始簡拜二公陳前壬辰所推沈今所推也乃次輔某公  
輩復有疏謂相臣宜特命不必廷推公因乞罷歷陳始  
末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巍為尚書臣文選郎中會推  
閣臣六人今元輔王爵錫即是年所推也臣籍餘姚前  
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李本皆係廷推其官皆

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耿裕聞淵皆列首推今聖諭先以  
名望繼以不拘資格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聖意極一  
時之逸臣擬王家屏等七人皆時望所屬又謬以孫鑰  
不揚為不拘資馮琦為不拘品及後奉旨通列名上今  
推鑰不揚既刪去矣其李世達實係二十年初次所推  
臣安敢遺詔下再譙讓臣深悚懼焉第事始末皆臣所  
主臣本愚劣重以病憤前疏中業已言之遂以清朝爰  
立之盛事自取聖明晉過之大譴臣即褫職且有餘愧  
皇上乃姑舍臣而獨罪司臣夫雨露霜雪皆天德也臣

不復為憲成等惜願臣能覲然已乎疇咨之義自堯舜  
以來迄於昭代不廢即先朝卜相非盡由會推然未有  
以會推為詬者至臣之身而以為詬此不在法在臣匪  
人耳倘嗣是而其說遂長使相臣或有他途進則臣之  
罪大矣猶不允是時內閣王公亦上疏申救謂聖意淵  
微即臣等不能窺測何況諸臣上終不聽已又盡削逸  
司諸臣籍公嗣是益哀懇稱病篤上眷留不置遣中官  
賜養羊上尊公請益力至疏十四上乃賜詔令乘傳歸  
仍命有司候痊日以聞將召用焉公杜門凡六月屢告

不允而名益重凡正類靡不願公少留以為上幸知公  
但留一日即吏部清一日即誥身以濟世為公甘之問  
疾者皆婉致意相知數輩尤反戾極論皆莫能回公意  
余嘗私謂公曰公去甚善然於今有二大事願以累公  
一曰何事余曰自楚相敗諸得罪者皆起好名喜進之  
士多附之然非之者亦繁有徒兩家漸成黨兩黨相角  
是非日以雜出持衡石而善消之是在公矣今仕路以  
建言為徑之多歧也如使其果無他腸惟冀暫淹而驟  
伸此猶可耳今乃或持以劫上慮見斥則以先發博奇

此訟師之靡宜宜使常得志執獲而默移之是在公矣  
公沉吟良久曰當深念焉居數日余又往公曰前所教  
恐難行余請其說公曰凡建一規摹其前後必期相應  
也故必君相皆相享所言如響然後可以酌向背審低  
昂圖轉移之機今循例以請猶多違阻乃欲遠算深計  
逆方張之焰而豫難明之隱譬如置棋者一不應前後  
皆誤矣恐黨將益熾而徑將益啟也此以俟能者我則  
安能余亦無以應公是時公內戚亦有為公留行者公  
謂曰如君言出矣第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默然公

曰然則必須少貶矣吾去志益當決矣竟去公在部尤  
留意廢棄諸賢每月必推數人殆無旬日間者比後稱  
病猶疏不置其於內閣終始無毫髮徇士大夫私談者  
咸以為涉太激即余亦慮以為太激然公所舉惟茲數  
公有不下顧旬月間亦間以下餘則率皆振可內閣諸  
公亦俱相敬重竟公去無失色其後繼公者惧忤上意  
取厭且以為既知其必不用又奚為名取之於是諸賢  
悉罷不推而於內閣亦深加調和中外皆以為庶幾都  
俞之風太平可冀乃不半載扞格愈甚即叙遷者多不

不<sub>下</sub>謁補者或終歲待至資乏假貸無所得而猶困守邸  
行取乃停數年於內閣輒以惡言相報服至會推則諸  
司雜舉銓司取充位益壞決不可返乃知道一而已強  
執無大假借無小枉尺者直不能寸故寧身使貶法必  
不得使貶公益早辨之矣機決則矢飛隄決則川流欲  
巧持之曲障之惡能濟哉嗟乎自吏部守正以來人皆  
謂閣部冰炭故一人而白黑互出一事而甲乙錯陳右  
閣者無論已臆斷者或曰晉楚爭長而宋鄭受其敝蓋  
各降志以和衷焉嗚呼此論權耳未引繩於義也夫辨

官<sub>者</sub>察行審材不得以清銖兩者也倘內閣而所奉者皆  
是材品皆當其官此固銓司之所禱祀而求也白簡在  
旁流言在下夫豈敢以任私當抗節之奇哉今不審流  
品不叅月且見一缺出輒以所偏與者擬之已收其實  
而使部當其名有不應則曰權不在也善宰天下者固  
若爾乎今欲兩降意也其誰先哉矧我太祖不以尚書  
隸中書省也本意在不令相壓若不能守正而視眉擬  
以曲伺人意是失官矣且非獨今也唐宋有中書省其  
制亦云四品以上降勅銓除五品以下則吏部專之彼

時侍郎四品而宰相亦祇稱同三品然則降除者固無多耳今制亦彷彿如此即邇者內閣辨疏亦謂自庶卿上猶得與聞則勅除之意固不廢也乃柄欲取其柄盡操之耶或曰如此則吏部不幾專乎嗚呼此江陵相語也凡專權自有地吏部係分職即為有司五部事俱不關涉精神不貫趨附者必不堅故守正則已設欲行私非與內閣深相結藉其聲勢必不得逞也故內閣能黜吏部吏部不能搖內閣今冢宰奉身退者屢矣而內閣安然如昔也謂吏部權能居內閣上哉夫官人者與

衆共之者也先朝已事具在果登進者皆賢也孰為閣謀孰為部議夫既有主者則委之吏部宜耳即或不然孰大義調旨以詰之豈不可淄澠涇渭其誰清焉故曰莫相憎于膠漆莫相愛于冰炭故造父不為奚仲不御部其疏而閣擬旨此成祖相鈐制意也人主親吏事者昔猶非之而必欲以鼎足攘天官事哉不明於義而惟權爭恐政術將為天下裂矣公出都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事見者莫不歎息好事者至欲繪為圖歸仍寓羅巖寺中讀書自娛間與衡州公及諸故友詩歌

相酌答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而前剏軒  
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做冠漈衣不問者不知為吏  
部尚書也其前軒繕治尚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遘疾  
至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白金三兩幾  
無歛貸于姻戚乃克襄事四月起南右都御史先時吏  
部尚書鮮以他官起者間借起亦必用原官領之屠襄  
惠掌都察院楊襄毅嚴恭肅掌兵部皆仍冢宰銜即公  
前一人南大司馬楊公成起掌南院亦仍故銜獨公以  
右都起蓋政府素噉未釋名用之實抑之也然捐館已

可百日浙撫按兩公聞之急以請郵疏上詔與祭二壇  
遣工部司務馬夢吉治塋贈太子大保謚恭介錄一子  
入學太蓋仍從冢宰例云而都憲公廩竟復與光祿公  
子啟孫今為袁州府同知公為廉直細行必慎余自幼  
與公文未見纖毫過清節聞于天下至取人則絕不苛  
責有一善則力為稱譽然主在辨真偽尤重大節寧取  
有瑕玉砥砢雖瑩白弗眩視也好讀秦漢以前書刻意  
古文辭即小劄無不經意常有志全史余曰司馬公通  
鑑唐公左編讀者皆未能竟何自苦為公曰第恐才謝

左馬爾果勒成一家言後世必有鍾期未必即以震醬  
甌也然竟未克成惜哉宅兩經火著述稿多不存今存  
者有奏議若干卷詩文若干卷公初娶于邵崇明縣知  
縣雙栢公始女累贈宜人繼娶于徐興化府同知鳳山  
公希明女累贈宜人男子三長啟端邑庠生今廩國子  
生次啟章邑庠生次啟竑女子六孫男二本暉本述孫  
女二公高勲偉節著于朝端今天子方命史臣啟金匱  
石室以隆大業則不朽者當在彼矣

劉士和墓表

湯顯祖

嗚呼此吾友人司成公劉士和之墓也予欲與其為天  
下事而君已矣君起家壬午歲舉江西第一人廷試進  
士第三人授編修翰林院司業南雍改坊允補經筵日  
講官以侍讀主北闈試以侍讀掌坊事終大司歲戊戌  
夏四月吾師相國張公以決贊東征事與首相蒲溪趙  
公異同幾中不測而去所常往來論議者皆受重劾而  
君與焉賴上明聖指應秋曰此清士也安得在此下部  
院議而吏侍閩裴公掌院閩郭公以下皆曰劉司成耿  
耿為人不宜橫加誣詆為分別言之君得請以去歸二



年為庚子春哭鄧少公文潔公于豫章過信州登龍虎而下見仙人遺棺慨然有遺世之想歸而秋病滯服下藥太過竟不已至冬十月七日起衣冠端坐而逝嗚呼哀哉人亦有言膏火自煎而磽器先缺君狀貌笑語不踰中人而志意常在千古目炯然如巖下電面多赤氣與對食從容而後能下咽予常憂之夫為人寬然而靜者壽也君不其然假柄而得天下事為之亦非可以課法而久况夫道不可期而業不可意遂即其自語幾稱無所與然亦豈能亡介于懷哉嗟夫天下未受其明

而果在於用其明此所謂膏火自煎者也善天下之善也其不善者亦天下之不善也善惡足以與之而惡足以勝之仲尼知其然第曰舉爾所知而已君好惡明其每見人未嘗不問天下賢士與其不然者出不能忘於心入不能忘於口君之地非能自去留人也言善未必不去言不善未必不留而祇以見怨夫世之善少而不善人多則怨君者固多于德君譬之器翰林者藏器之處也日磽然取其所藏者持以示人而能無缺乎其最無端倪者曰君張公之所親奔動不能令人無疑嗟

夫士亦視其所親何其張公豈不可親者耶言道德而負經濟故天下所屬心屬為名相一出而陰為國本重顯重定邊計意念皆在國家獨其發決太蚤未能收拾天下賢士厚集其勢而輕有所為臣不密則失身勢固然耳豈張公為人真有不可親者也君平生蘊積憤發欲有所抱施用于時誠不欲厚自遠引然亦何以遠引為也且吾與君私語張公行事君亦常為戚然非苟為同而已唐柳子厚天下之才俊賢人也王叔文世之所謂狂劣無底者非呂非葛庸衆人知之柳子讀天下之書

懷堯舜之業豈其識之不及此夫士惟不欲急世患而成功名也欲之必起而環視于世徵倖於其有所同心者幾附焉而相與以濟唐之患未有大于宦官典禁軍者也前後執事多依倚其中以客以進慮無及除滅之者叔文矍然發端雖未竟其謀不可謂無呂葛之心矣權賂之効蓋其事後中官所為史因而惡之當其未敗時但意其名正而事成唐室可興安見夫叔文之不可暱就也死夫張公者負經濟而言道德二十年以來天下所仰為名相者耶易之觀曰觀我生進退又曰觀其生

我者也其者世也我可而世不可則無傷我世可而我不可則無傷世如此以觀則我與世機可以相用相生而不死若君之進退非不詳于所觀蓋子厚所謂大人欲速其功耳天下士亦安可以成敗論也嗟夫子厚已矣友莫若韓退之退之序子厚死但記其易播一事至其委曲用世之志不為發揮一言意退之亦猶人之見乎予欲哭士和君之墓而表其所存所虧以告後之君子欲有為于後世者

亞中大夫山東等處承宣布政司使左叅政南澧

王公墓志銘

許宗魯

咸陽王生道正將葬其父南澧公其弟道直狀行請銘狀載事蹟幾萬言余乃撮其大者為志而銘之志曰南澧者用世才也諸所履歷底有成勳其有裨於治無右於修復海運之功然其忌於人而棄於時者皆坐是余故詳焉如南澧由御史晉山東按察副使巡察海道謂其政莫先於海運者其為議曰國家定鼎上游漕運為重會通河建萬世之通利海運備一時之權宜二者可相須而不可偏廢也承安習故似若不可急思患豫防

顧不為首務哉弭節之日備閱圖志延問耆老乃得元人之故道以及膠萊之新河嘆曰嘆乎海運之方我知之矣夫自安東放舟遵海而行靈山峙其西浮山勞山介其東薛島陳島石礁林<sup>嶺</sup>橫浮海中險阻難越故元人放洋自三沙以達登州西北至于海倉又北浮于渤海始達于直沽避此險也然牽輓之勞雖節而漂溺之患亦多故丘文莊有說聞者惑焉以余觀之夫自薛島之西為馬濠其涯為膠之麻灣北為新河又北為掖之海倉其地里至僅三百耳若徑于此諸險皆脫元人常

治此道遇石而止今若因地為工鑿馬濠以抵麻灣濬新河以趨海倉良便乃以事宜請于制使聞于朝廷議于司空皆報曰可檄下從事議者紛然南澧直任不謝昌言曰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苟能足國裕民吾負謗奚恤於是擇吏投規諏日即事誓告靈神督戒有衆斤斧肆力火烈且舉馬濠之日焚如而燼海水流匯麻灣以通河渠奏工矣計其延十有四里其廣八尋有奇其深半之於是江淮之舟達於蓬萊官不費財民不知勞公私賴焉計其

經始及於底勩凡三閱月耳土人德之立石頌功已而復事新河之役濬於夷險立防以蓄洩浮梁以渡濟設吏以司守規畫垂成即有山西之命於是制使疏請衆庶輓留不報而去河工由之中廢論者惜之先時工作寮友有不協者移書紛更南澧舉措不問其人銜之逮其居憂於家乃嗾言者誣以妄與海運迄無成功疏奏報罷南澧復嘆曰嘆乎事之成敗在天人之出處有命吾何庸心哉然海運必當復萬全之謀必不可忽吾死不敢易此念也更著說以告世人噫其亦見定而守固

者歟既數年臺諫薦休廢首列南澧亦以海道被譖而言是公論之不沒也南澧筮仕為御史分曹南臺持憲不阿論奏不詭其請釋大禮諸放臣及論罷南都添設鎮守二疏尤為人所稱說初使山西清理軍伍稽察案牘究心所事即行陣充足淹弊釐革其再按山西也時值荐饑且罹鹵患下車即請帑施賑民籍以生乃其周邊方之處置而武備修急學校之教養而士風振別部吏之臧否而官常飭嚴府庾之會計而錢穀裕諸所設施憲度斬其決晉藩龍襲封之疑以杜爭端升潞安州

治為府以弭宿患尤人所推論者總其先後論列皆經國遠猶裕民至計若崇 聖學設總制繩黃內侍之違法劾席尚書之庇私糾常都御史之急事叅鄧武定之侈僭種之多故海內想望其風采詳載家傳志不悉云按王氏之先出於渭南蒼頭鎮諱舜鄉者逸守文武陵寢徙居畢郢原下遂為咸陽人有諱瑤者國初為宮寮然皆譜牒無考不可論其世次至諱十者生子士榮士榮生整：生才初授散官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加贈中憲大夫山東按察使副使配岳氏封孺人加贈

恭人其子即南澧也諱獻字惟臣以居澧渭之汭自號南澧成化丁未正月二十七日誕生于家少有美質長則偉軀玉之識見超越初受學于邑人劉君釗十三能文提學虎各谷王先生試補縣學生員繼從司徒近山劉先生員外郎忠齋董先生受易學又從內翰漢陂王先生受史學及為古文詞賦學成程於有司輒居上第正德丙子舉鄉試嘉靖癸未登進士甲申授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丙戌奉 勅清軍山西戊子考績 勅進階文林郎封其父如其官其母及配馮氏俱封孺人已

丑丁外艱辛卯服闋改授北臺山東道賊如故是歲巡按山西癸巳復命賊司臺政巡視京營恭預考覈侍經筵欽賜御製諸詩無逸豳風碑文并大學衍義乙未陞山東按察司副使賊司海道會丘上尊號父得加贈如其官母妻皆封恭人已亥陞山西布政司左叅政庚子春便道歸省未幾丁內艱是秋抱病家居辛丑春坐論居閑丁未丑七月二十四日大命允終壽周甲子而竒一戊申十一月之朔葬九峻山陽畢郢原南澧有子二人長即道正監生娶張氏次即道直舉人娶張氏監察御史緯之女繼娶柳氏孫男子三人淑田淑頤淑止孫女子一人南澧性寬惠而操貞方有教之政有周世之畧有居鄉之譽余自謂諸生時友其人知之為數素每歎其才不究用也銘以闡之其為世道計耶詞曰轟耳之音聽者悸奪目之采視者蔽震代之績論者忌從古則然今何異耶行則奚詡止亦何尼不維其治耶我懷世美但其喟矣





本朝高皇帝時公之高祖敬居郡城東溪為東溪陸  
矣敬生震景泰丙子舉于鄉為四川瀘州知州震生嵩  
弘治丙辰進士為福建南平縣知縣嵩生階五階生公  
公姓穎異又好學嘉靖庚子舉于鄉甲辰登進士為  
刑部陝西司主事公為主事以為刑官之于法律尤匠  
人之于繩尺也乃晝夜讀律令義既通以斷獄無不立  
剖者每讞上輒稱旨人亦莫能難之戊申遷刑部員外  
郎辛亥遷刑部郎中是歲分遣曹官惜刑天下而先是福  
建叅將盧鏜副使柯喬俱以忤使者 旨中以法議當

斬人、腹嘆之莫敢救皆願毋往福建恤刑者公獨請  
行至福建案其獄果得寃狀乃上疏訟之曰臣穩謹按  
律故殺者斬蓋指凡人因事忿爭有心殺害者福建叅  
將盧鏜決死賊犯本激于通番積弊以張軍威施刑過  
當似與忿爭故殺者殊科又謹按律故勘平人致死者  
斬福建副將柯喬所殺李宏宥等並典番人交市本有  
罪非平人二犯者臣愚以為皆不當斬且非獨臣知不  
當斬也凡橫目者皆知之然徒以大獄心懷畏忌莫敢  
出口一言而臣獨言之者誠以 陛下浩蕩之恩無所不

及不宜獨令二臣抱怨以沒也疏上鏜喬竟得釋而公亦以是遷為四川建昌兵備副使建昌故有流賊魁作者招納亡命數萬掠人金帛子女吏莫敢問公至聞土酋賢宗仁吉正榮及夷媪鳳氏瞿氏者其兵強可用乃身自諭令分道勦賊破之獲其首魁作白玉其地悉平巡撫百川張公以公功聞于上詔賜金十兩幣二疋蜀人為立生祀祠之丙辰遷江西布政使司叅政已未迂江西按察使廉使庚辰迂江西右布政使皆有勲辛酉迂江西左布政使夏五月流賊盧梅林等兵起閩

廣殺憲臣流賊張璉合峒賊蕭晚等起饒平僭王者踞秋朝廷以公前在四川擒賊有能可往平之迂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凡四省江西則南安贛州福建則汀州漳州廣東則南雄韶州惠州潮州湖廣則郴州皆聽公節制云公受命行至吉安而賊盧梅林兵屯鶴朝不得進然是時未有兵符即便宜刻關防檄兵討賊三敗之獲其首盧梅林刘肯王高乃至虔公曰吾聞土酋有黃鄉兵者最猛誠得而用之此亦賊攻賊策之上也遣辨士諭其長葉槐因與槐定約束槐曰我素聞

陸公名命未敢不如來命黃卿兵者先臣陽明王公常用其力至今四十年公再用之其後公與賊數十戰皆有功蓋多其助云九月討上杭峒賊李占春占春降尋復叛禽之冬十月上疏乞明賊掌增軍餉二事詞多故不載又嚴閑隘之法清兵額黜墨吏更番練戰士蓋公討賊之經畫此其大略也十一月討田坑峒賊梁寧夜襲擊之寧走追之至檀嶺會程鄉峒賊徐東州劫撫州而還也望見之因戩以待賊兵過半襲擊之擒徐東州十二月連城峒賊劫歸化順昌甌寧泰寧諸縣內液峒

賊寇龍溪長泰二縣公分兵討之斬其首謝文瓚馬東山蕭大生蔡表素燒其巢壬戌春正月麻陽人表三叛破玉山永豐崇安三縣公擊破之三走死二月討大田峒賊黃積山夜襲擊之積山中鳥銃死燒其巢夏五月會閩廣兵討饒賊張璉滅之初璉為縣治書盜官銀坐罪入賊巢又陰刻璉投池中乃佯會眾作食使人竭池以漁得璉文曰飛龍傳國之寶于是眾大驚以為帝王之符也而大埔賊蕭晚羅袍楊舜三人者因與璉歆血璉為長而諸巢數百輩皆附之于是璉偽封晚袍舜

三人為王其餘偽授官不可勝記而璉自称飛龍人主  
劫新寧長樂二縣去攻南靖據之圍平和縣城又使林  
質屯南靖為響應呂細截漳汀道路羅袍楊舜伏大埔  
以兵出永定連城斷餉道蕭晚據木窖為遙制而璉又  
遣王伯宣入海誘倭夷數千犯潮州以牽我兵當是時  
公私騰粟道梗不通公曰兵法云攻瑕則堅者瑕我聞  
賊林贊無謀而怯羅袍楊舜皆神勇不如先擊之而擊贊之神勇皆懼降袍舜皆  
就縛以滅賊之秋也乃日夜趣兵擊蕭晚、殊不意我  
兵猝至惶顧無措因遣人誘致晚擊之而潮州太守何

鏜亦誘斬王伯宣倭兵不進於是璉勢始孤矣公乃遣  
將俞大猷擊璉拒璉壘五里所望見朱城二重璉匿不  
出然負山險兵殊不得入公乃懸賞募璉者萬金與之  
秩指揮賊党有能買璉者同賞于是賊所部郭玉鏡潛  
為約誘璉出城禽之燒其巢當是時群盜竝起然璉勢  
特盛及璉既禽而難始定矣上聞賜金五十兩幣四疋  
六月加秩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巡撫秋七月討  
流賊李楠吳舉曹國清及上杭峒賊廖逵皆平之凱旋  
九月復合兩廣兵討程鄉峒賊林朝曦禽之林朝曦之

勢亞于張璉然亦盛既擒朝曦難益定于是収其餘党  
十數處皆平之而四省帖席矣公前後禽斬渠魁二百  
餘魁賊徒一萬有奇奪回被擄前後蓋不可勝紀云功  
既成諸將皆賀公曰某本無能幸賴諸君力得滅羣醜  
敢以為己功雖然盜由貧生止盜莫如利民公于是開平  
遠山鉄鑛令民得自鑄薄稅之又上疏乞免加賦安百  
姓心癸亥福建巡撫二華譚公會公兵擊故陷吳化府  
倭夷平之賜金三十兩幣四尺夏五月改南京兵部右  
侍郎而江西監察御史陳某劾奏公私用上杭官銀若

干及毀祝聖萬壽觀等事公上疏自陳大略以為上杭  
官銀自先臣王守仁以為餽遺賓客至今四十年例不  
自臣始且臣以盜賊之生本由不識禮義故援引生儒  
教訓輒藉此銀時加賞賚雖非正法情寔可原至所謂  
祝聖萬壽觀者原非祝聖萬壽觀實真人許遜紫極觀  
臣本該為虔州學宮又非生祠疏奏不省初公之討賊  
也遣兵備副使陳某督兵某福建人而賊党亦多有福  
建人者賊宣言曰陳兵備來我且移兵誅其家某恐因謂  
公此輩寔平民不當討公曰夫世豈有攻城池掠子女

而稱平民者哉急誅勿疑某不肯公曰汝不討賊者我且劾奏汝公特以此言感動某殊無意劾某也會某遷江西布政司叅政去是時兵備道缺而江西巡撫胡公復遣某權知兵備事某又不肯巡撫胡公遂劾某而某大恨公以為此必公教令劾某也會江西監察御史陳某來陳某者亦福建人與某善某因教令劾奏云公既被謗而巡撫堯山吳公來代公具以公功聞于上上亦思念公詔賜公金二十兩幣四疋其後兵部尚書思齋霍公工部侍郎双江方公浙江巡撫王泉趙公湖廣巡

撫唐岩劉公先後奉公在四川及江西平賊建不世勲有大才此社稷之器雖遭蜚語亟宜擢用而公遽疾遂老于家公將兵嚴而有謀及家居恂恂如也屏長沈長山中足跡不入郡邑者十餘年日課用車等誦先人之書暇輒灌園賓至飲醇酒而已為人惟廉官雖貴家無產業日夕僅具饘粥松江大學士徐公聞之嘆曰夫人官為侍郎至不給居食豈非古所稱廉士者哉輒時致廩米餽遺公也夫公之功蓋一世矣生而被謗歿不揚其休則志士恨之是故畧序其始終以請達者之一

言以為公雪其鬱而暴其功德意亦仁人之所許乎公生于正德丁丑三月初五日卒于萬曆辛巳五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五配潘氏封安人先公卒繼配沈氏側室陳氏子三長即用車太學生娶慎氏次用輅太學生娶丁氏贈大理寺評事雷峰公女繼娶吳氏俱潘出次用駿安吉州庠生聘陳氏太僕寺少卿庭祝公女陳出女四長適貴州巡撫都御史霽寰吳公長子太學生稼端次適烏程邑庠生施大本次適太孋生朱應軾次適河南按察司副使堯山臧公仲子懋衡孫男六長大武

安吉州庠生娶凌氏工部員外郎繹泉公女次大受娶沈氏刑部侍郎少湖公孫女次大經聘錢氏刑部浙江司郎中郎峰公女次大中未聘俱用車出次大有聘黃氏次大知聘張氏孫女二未字俱用輅出曾孫男二長世顯次世達用車等卜于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奉公柩葬于卞山之西岡云

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理糧餉脩倭經畧都察院

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震澤萬公墓誌銘

陳懿典

今上萬曆垂拱熙洽日久四裔咸賓自庚寅而敵儆西

陞壬辰而倭訖東國軍書狎至中外皇々司馬門議論  
煩與聖明盱食憂之然始以鄭司馬經畧于西後以刑  
司馬經畧于東西而兩司馬所以固戎索訖天誅者皆  
藉手震澤萬公之共事行間也公自朝鮮經理竣事歸  
入副栢臺旋奉特簡代刑司馬總督薊門四鎮以勞瘁  
卒于官又二年褒叙在鎮保塞出塞功贈卹祭葬如例  
予世廕而公子叅戎化孚輩將葬公于某山賜葬之原  
而錦衣邦孚匍匐以墓中之藏為請余辱公知且備員  
史局國有勞臣而勒其勛伐以詔來者固簪筆之事也

遂不辭而誌之按狀公諱世德字伯修號丘澤浚號震  
澤山西大同之偏頭所人系本江右始祖傑從軍隸徐  
中山王麾下遂為大同戎藉傑生鍾從成祖征邊以首  
敵功賜爵一級為總旗鍾生寧々生瑛徙籍偏頭瑛生  
禎々生億自鍾至禎世以首敵虜功世進爵一級由總  
旂至正千戶億襲千戶復由破敵功晉指揮僉事世襲  
旋擢守備應州守備四子仲岩即公父也萬氏自守備  
公以上咸用武公顯至岩始折節讀書散藉甚諸生間  
以貢入太學仕為東強丞有惠政語具王元美司寇誌



中後以公貴贈如公官先娶楊繼娶陳贈夫人陳夫人實  
生公、生有奇徵穎敏非常四歲而解音律按節和歌拍  
相合五歲而屬對如響語意英特稍長就外傳授書解大  
意頌性佻健不能屈首受塾師約束時引群兒為營陣之  
戲建壁壘設旂門自署為上將分署偏裨曲鼓而麾  
之衆凜々無譁或時馳怒馬挽雕弧射獵于榛莽之墟  
奔逐飢渴則從田父索胡餅從村媪乞水漿倦則與牧  
豎行歌互答而歸年十五一意下帷下筆奇文蔚起補  
博士弟子員試輒為冠二十四而舉庚午山西鄉試辛

未遂成進士授南陽令南陽岩邑又當孔<sub>道</sub>當邑多大猾  
舞文告許諸老胥以公少每以疑事嘗公而公鈎稽得  
情洞中窺察莫不驚歎懼伏一切治办治行卓然以父  
贈公諱歸服闋補令元城其治如南陽又以母陳夫人  
諱歸服闋補令宝坻其治如元城壬午徵入為兵部主  
事已遷員外郎公本將種生長邊陲為諸生時習見敵  
闡入擾邊曲折而躬親騎射嘗從士伍登埤禦敵每慨  
然有勒銘燕然之想受賤夏曹益考鏡九边形勢諸夷  
强弱戰款机宜與人談夷情兵事縷々不置或髮指冠

或手畫地聞者推為真邊材丙戌出為陝西、寧備兵  
僉事公謂此古湟中地漢通西域以斷敵人右臂故置  
酒泉張掖四郡我朝設茶馬司于甘肅分安定四衛以  
轄諸番收番制敵其意與漢同西海向無敵帳自俺酋  
款貢後以迎佛造寺為名移置敵人有八枝之號海外諸  
敵往來相表裡以困番、或盜敵馬敵又以中國法持  
之要其罰服如是則敵日橫番日弱而折于敵非創敵  
無以保番非收番無以抗敵因著西事畫餘一篇上之  
督撫部司馬部心不欲與敵為難苟幸無事而公意奮

甚思一當單于秣馬擐甲以伺套敵搶番公親率銳士  
逐之所向皆捷斬敵甚衆而督府抑其不叙後副將李  
魁來守湟中海敵瓦刺入掠孰番公馳檄諭令速出境  
業聽去而李副將自負材武聞帳下誇公勦敵功遂裹  
甲問道邀敵斬以善戰自見不為公所笑不以聞于公  
迨公聞而帥衆為後應李已中敵喪墜崖死督撫以庸  
將失律聞而公仍戴罪治事公日夜思以刷恥除兇為  
肅清西徼計而督撫部帑務彌虜自完不欲行公策會  
火落赤款浹瓦部永邵卜卦號遣謀告公云番漢兵出當

為向導公思海兵惟火長雄傑我因此以虛名餌火長以全力創瓦長瓦長挫火長亦揖河西庶可安枕遂決計出師斬其一敵首俘殺無算瓦長辟易奔竄徒帳絕幕而部公恚公生事乃以前事劾公請調之內地以老其才部喪公聽勅去公去部竟有瓦長與謝過而瓦長面謾引罪部快之未幾卒而火長用是窺見我伎倆益強盛不可復制洮河之變殺副總兵李廉奎而邊王捨力克引衆渡河助火長勢張甚閔隴大震論者追咎部總督不用公言以釀此禍今公在河西邊陲寧狂逞乃

尔于是朝議遣重臣經畧鄭司馬洛膺命選七鎮勁卒出行邊臺省交荐公遂起家趙州守尋陞寧前僉事已改僉陝從經畧府贊畫當是事時士大夫爭主戰訕款謂火長首發大難宜滅此朝食而順義受中朝豢養一旦助逆即音盛殺罪絕款以伸撻伐之威其論甚正而鄭司馬持重遠計謂必先挽大酋東還而後可以制火酋必不可先破宣雲未壞之款市而以一鎮之憂為七鎮之憂公則謂創虜必不可不戰而必不可輕戰敵兵未許歸不當浪言戰是驅捨首與火長合也其已許歸而

終不戰是悞火長如捨也乃密贊鄭司馬曰夫婦風感  
幕府威信諭之必還雖逡巡不即去而業聽諭必不敢  
明助逆衆壞貢市然後我可以致討于逆虜逆衆遭創  
大虜之行益決鄭司馬如公言遣使傳諭順義夫婦宣  
示國家恩威剖晰利害虜酋敬諾願遷延不時發公謂  
不以戰挫敵氣歸必日滯乃身馳湟中帥健兒介而出  
閱跡火酋諸番見公來皆羅拜馬首稱公來我輩豈復  
逆敵公慰諭之番稽顙效命先驅于是有鎮羌之捷已  
而有水泉口之捷已而有養刺川之捷三戰皆勝斬敵

級數百器畜數千招回番族若干火長望風竄匿捨酋  
始定歸計初請由扁都內地已請泛川底然卒泛边外  
行公與鄭司馬預嚴備伺其動靜敵十餘萬迤遞返外肅  
然不擾而河安堵火既還公謂今日之禍俺酋造寺實  
始基之不燬仰華寺無以絕戎心乃身窮青海燬老酋  
所創寺宇蕩其掘穴振旅而歸惟是火酋未滅言者措為  
怯戰啗虜莫肯訟言經畧功公與諸將吏皆抑不叙公  
僅陞憲副備兵懷隆然經畧甫定而朔方有唃刘之憂  
令公与鄭司馬趨時論不先籠絡火酋七鎮騷動銀夏

告寔豈易收哉公在懷隆幾六載由憲副晉叅政按察使右方伯唐會入零竊拒不得逞公謀知其去塞不遠命叅將解生直搥其巢斬獲甚衆虜不敢再犯倭中朝鮮自壬辰而後四易經略或主守或主戰奉朝爭之不決至丙申封貢敗本兵黜乃以邢司馬玠為督府經略而專主戰時議即欲以公開府經略會楊中丞鎬在遼陽便遂用之邢既械沈惟敬倭知中朝絕不與通遂陷南原圍晉州論者謂天津為畿輔門戶旅順登萊一帆瞬息經略與經理方與倭從事勢不能內顧宜設巡撫于

天津宿重兵以伐狡謀遂擢公僉都御史開府天津公受命調其集舟師建立營房選募智勇周視沿海要害雖建牙草創軍容大振方將從海道下樓船与邢楊相犄角而楊以掎擊去推代者點用汪公應蛟而都給事中張輔之疏言非公不可遂改公代楊經理而改汪代公于天津方是時邢司馬駐師朝鮮而遼陽虜倣道梗公疾驅而前道遇敵斬其敵首敵驚遁遂渡鴨綠飛檄倭營新中丞率生兵十萬且至倭衆与我兵相持久心憚其難勝會平秀告死聞公來益氣奪公至則与邢司

馬分布三大帥麻將軍貴董將軍一元劉將軍紗于中東西三路逼清正行長石蔓子之營預遣陳將軍璘駕餘艘于海以待倭還三路兵鼓噪進三酋不能支望風潰戮死者相枕籍隨崖填塹者以萬計餘衆爭舟指如掬而陳將軍巨艦破浪衝之砲石俱發斬馘焚溺幾無噍類海水為赤水陸生俘倭將二倭衆數百輜重甲仗不可勝計釜山遂無一倭露布聞皇上御樓獻俘朝鮮始有寧字邢司馬既統大兵歸而朝鮮君臣怵于倭氛懇留公彈壓公共李將軍丞勳戍守又二年善後區畫

甚具海波無驚乃撤師歸擢副都御史貳院事會邢總督擢南樞推薊遼督臣具三人名上見無公名特簡公于鄖撫牘中代邢公固素知公名亦由聖明睠顧東國謂非公不終此局也豈尋常特達之知哉公既領制府節念茲土困于軍兵務与休息而提衡文武為柔土計適獐兔撥計二酋謀盜邊要挾市賞將從冷飯谷燬垣入公素嚴斥堠我浔為備拒堵去已謀知二酋借兵具甲將大卒公指授方畧于鎮道路將選夷丁驍騎襲之紅草溝斬虜八十級三衛脅息警公威不敢復動公自

秉鉞玄菟羈身屬藩還朝未幾旋出提督拮据鞅掌竟以勞瘁致疾卒時壬寅九月日也距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六真可死勤事者矣吾聞人臣之誼援桴鼓之則忘其身封疆之臣身殉封疆苟其少有全軀保妻子之心必且曰我賊發縱介馬而馳非子大夫之事也如公東西二役毋論躬冒矢石崎嶇戎馬之間義不反顧即車轍馬跡自出嘉峪涉青海自平攘歷八道中間包絡遼左燕齊秦趙竝海竝塞往返幾二萬有餘里觸寒暑冒霜露寧帝叱馭九折之坂哉而悠悠之

口猶或異同亦未深察公奮不顧身之一腔使烈矣或謂公不過以功名自喜在湟中時不勝少年請纓之意一遭挫折未免却步贊畫西事遂因鄭司馬以利誘虜王還巢為功而竟不能制火酉之死命經畫東事亦因邢司馬乘瑕用間以倭自還為功而非盡出于陷陣推堅之力夫制敵者不必盡用戰、勝者不必盡聞力故趙充國以屯田困羗未嘗以不戰貶功符堅自潰謝玄乃有淝水之捷金亮身亡虞允文乃有江上之勝晉宋推再造焉令必出於力戰然後可是營平金城之筭為

畏戰而乞典久文皆僥倖于敵國之釁而勝不為武者也必不然矣嗟者定廓清要在可久方順義初歸時時不有可去可來之疑今順義不渡黃河款貢不絕者又十有五年方倭敗衄固嘖有煩言謂用媾而去寧保其不突至今自己亥凱旋又六年所雖恐唱之聲時聞而鯨鯢之迹既絕譬之醫之治病已起沾危而安全之有年矣又安有不用以為功而反用為罪哉公于學無所不窺六籍之史百家九流愛英咀華詩歌詞賦大篇短牘狎主齊盟其他星野堪輿音律歌曲舞槊戲馬彈

碁擊筑酒經饌譜無不曲盡其妙而性喜延攬重交誼人遊客稱一什擅一枝者靡不倒屣而身下之人分潤務厭其意賓至如歸絕無倦色家世為將選鋒家丁以家貲養者常數百人通籍臨戎帳下如雲皆典共甘苦所至得其死力生平擅人倫之鑒屬吏材官一經識拔者往々大用朝提猛士夜接詞人蓋二十年以為常友人丁叅政此呂以萋菲冒墨名得罪公念其困為代輸償官屠儀部隆負才落賊公念其貧歲割俸遺仕宦三十年所得祿賜強半用以供交遊資各尤厚于睦族



婚嫁喪葬典不能舉火者公皆周卹有加其慕義樂施  
 因天性然也所著詩有署中稿湟中稿塞下曲媯上稿  
 析津稿海上稿所署書有湟中牘家食稿經略牘監司  
 草竿牘偶語兩河邊鎮西事畫餘考海防奏議經理奏  
 議經略奏議藏于家古稱絳灌隨陸有能有不能長鎗  
 大劍與毛錐並長者惟諸葛武卿與李衛公孔明綸巾  
 指揮跨馬穿札或非所長衛公所著止有兵法問對若  
 乃戎衣操管鳴鏑在前赫號在後滿志愉如公者尤所  
 罕儼矣娶于楊封夫人子四長化字山西河曲叅將娶蘇

繼娶沈次邦字錦衣衛副千戶娶丘次有字官生娶孫  
 次國字所庠生聘宋孫男二孫女二銘曰古稱山右實  
 繫虎臣然推附注為國干城操戈執父允武允文二業  
 並伯古今鮮倫偏閔突兀地靈攸鍾挺生鉅人兩肩同  
 工西走清海東渡綠江飛檄星燦揮戈天黃火攻蕩穴  
 倭訏三韓水師橫絕縉紳憂時疇不談兵躬歷沙場獨  
 公先登元戎開府借箸孔多執券而償能無牴牾梁州  
 徙幕滄海恬波赫々皇威震疊山河朔之古牒靖遠威  
 寧各樹一隅未聞兼能起家所象扶桑祁連川原列嶂

旂鼓森嚴勲名麟畫祈哲藩百千斯年鬱々芊々

大理寺左丞弔梅刘公墓誌銘 倪毛璐

盖元璐嘗讀弔梅刘公封事作而歎曰嗟乎古今君子  
小人之相治不自為力而徵助則必皆敗也漢中平之  
後以君子内治其小人不足而延外力外力一入而天  
下盡化為盜賊明天啟之季以小人外攻其君子不能  
而仰力内内力一出而天下盡化為婦寺盜賊之毒不得存者婦寺之羞亦不待  
存小人故此二力者难借也昔者伏馬不揚極于中厯  
貞皇一月環節雲流當是之時蒸々皇々南北二龍俱

與于位二龍者北有吏部尚書高邑趙公南則左都御  
史吉水鄒公盖當時所稱如漢云三君者然也二公之  
道異趨同歸趙公救時而急事功鄒公正本則尊理學  
學尊教立務廣声緣惠此京師樹廬章鐸明誠正之宗  
發春秋之義鬻鏡並設筆舌断然小人患之度不可制  
乃移其惧于中閹告其魁魏忠賢曰是等召徒集謀意  
在君側耳忠賢繇此甚恨清流以去鄒公為其始事鄒  
公既去會南吏部缺人廷議復舉鄒公請賜環召不報  
夜半傳諭内閣如鄒某衰老蹒跚何宜復用時首輔葉

明文海 卷四十五  
公向高爭之不待力求罷歸於是山東道御史刘公上言陛下奈何以蹒跚棄元標元標自繇向者抗志受杖壯已蹒跚豈閑衰老陛下誠以元標蹒跚宜益重元標且元輔以不待其請求去陛下終不用元標是速之去也又言閣臣所司存乎票擬中旨頻宣焉用彼相奸人旁<sup>臨</sup>惧成鹿馬曹節王甫事可寒心反戾凡千數百言指畫危巖忠賢聞之大怒已而左副都御史楊公漣疏劾忠賢二十四罪舉朝大譁忠賢乃益信其黨之言其党又告忠賢以刘公居鄒公之里而交楊公甚驩于是

乃逐楊公而用他事黜劉公時劉公迂廷尉丞數月矣尋即逮楊公等六君下詔獄拷死緹騎日出以求其類天下未必及刘公刘公既治囚服訣妻子飲酒俟時久之不待命而先皇上賓今聖人當陽收振魅棟醜徒伏誅旌亾求廢有詔復刘公原官然刘公已無意更出時時與長安諸貴公絕交書諸貴公意少哀延俄十稔刘公竟死田間嗟乎元璐观于刘公之道則知居天下之義其愚莫不利用銳居天下之利其智莫不利用鈍也當刘公首奮義椎楊公從之羣賢慕公之義皆學楊公

其後凡楊公之徒槩多死者然楊公實學劉公劉公碩不死及楊公首承謦命劉公從之天下發劉公之義以及羣賢其後凡劉公之徒無不庸者然群賢寔貴慕劉公劉公碩不起繇是觀之可知龍德畢萬七載亦在牖下介推十九年亦在綿上歷啟以迄七十餘年之間天下之嚴節靜理握固養冲未有如劉者也公名重誨字忠甫其別號則曰昂梅始祖德才君當宋南渡自閩徙贛十一傳為贈公梅隱先生是為公父梅隱娶於譚生公之生穎慧十八補博士弟子三十七舉於鄉又十年

丁未成進士筮令臨淮其志決蘊洒煩均畸賦甦疲述招撫流亾三百戶民用歌之以治行第一拜監察御史輒固敢言他所條上君德固守正法等疏陸敬輿不能過也持斧畿輔豪貴屏息官終大理寺左丞生於肅皇帝御極之四十年九月十二日以今崇禎十年七月十日卒于里第獲年七十有七元配黎早世追贈孺人繼娶封孺人黃氏八子皆才曰侏曰侏曰儉曰儉曰伶曰侏曰徐皆黃出曰佾妾白氏出曰佾即元璐丁卯所舉士也孫男良靖良竝良蟻良翊良珩良玕良珩良晫

繩：凡九人曰佺等期以今年戊寅八月日癸丑葬公南番淵之陽而曰佺以元璐一日長又能知公輕千里乞銘其隧元璐雖病不得辭銘曰章水貢水文靈起哲天祿殂金元城漢鐵鳳味能鳴豸角誰截虹飛義鬚霜楊諫舌攀檻媿忠破柱方烈北寺嗟、黨碑業、碩果或存玄芽其茁介推不言元亮不折世乱埋輪時清結轍奸日殺之亦不得殺帝曰爵之殆古至人莫可濡熱養浩尚玄因時而設家近鵝湖恣其澡浴猗歎刘公豹文龍德生氣態、千年墓碣

姚現聞墓銘 黃道周

嗚虜堅龐氣降濬發之茂不迨殷周其道德豪傑之士皆驟起無所承自有漢而然矣間有之隱隆蟬綿印浦之數可待而稱焉吳門姚先生世有懿徽發為文章甕口方舟沐浴天下予聞其語嘗見其人矣先生諱希孟字孟長有虞之引也明只有祖榮者擇配黃盛年而寡高皇帝首以節行風勵天下旌其門史臣蘇伯衡為之作頌於是姚以義烈起家二百有餘年文太君始毓先生先生淵源明德值貞元之會卓成名世宜其然也榮生

華卿亦以節孝稱華卿生叔威叔威生梅谷梅谷諱翊始著高隱翊生畸艇君丞之生白堤君厚為沂州判官厚生五涇君圭為武陟令三世皆明經不樂折腰而畸艇以吳文端公婦翁嘉遜以老益自梅谷而然矣古稱戴顓宗測皆世遐舉為有嗣異人是唐子畏所為梅谷圖者也五涇治武陟不二年致仕筵室施生穎菴公汝轍為南國子生以先生貴贈如先生官武陟之捐子舍也贈公年方十四毀瘠踰禮既娶文太君是稱母師實奉先生先生未週歲而穎菴公辭世文太君方二十有

二坐茶蓼中乳血雜哺又以征徭之累泛父借雜穀弛擔施太孺人抱先生躋公堂對簿是日先生正週歲踞堂上弄飴笑視施孺人孺人婦哭告文太君文太君乃益哭然心喜是兒有福必是堂上人既三歲嬰疾幾廢矣諸大母衛之哭忽一夕聞庭中散鉤然如大鳥翼疾而去質明遂瘥是所謂大鳥翼者欤自是岐嶷善占對異于常兒外翁文衛輝公以少府致政歸太君數携先生依外家見其先世懸籤積軸輒別識位置不爽衛輝公每肅客輒呼先生出周折為儀詫客云是吾宅相無双

也於是相國湛持公甫總角為諸生長先生僅六歲以甥舅篤朋歡衛輝公嘗云姚孫典吾兒異日當比珪廊序雖湛持典先生亦自謂吾甥舅于當世有二無兩也湛持公既蚤登賢書困于南宮凡十九載先生始舉于鄉兩人相視謂吾甥舅如檜栢旋葉無殊共飽霜雪耳及己未先生登第湛持後三年亦大奮去二公之于學同業識同趣操揀同勵品藻同旨音吐同微體質同現而先生文采沈馥騷雅合致包裹六代邈乎踔舉矣先生既登第當選庶常諸前輩咸以人望推屬先生獨私

念在東觀當三年倚間如何又東事方棘諸肉食者日發帑南下詎不浔以一官貽母憂且需次補廷評之籍而太君獨發絨鼓先生讀書先生於是膺選也明年具版輿迎養京邸而東事亦稍靖冰玉之供為熊丸解瘳韓蒲州刘南昌二公每見先生必竟日宗社大計盈庭未發者必先咨先生楮落翰飛都人競誦於時楊忠烈公入為給諫左公光斗在臺班與先生同道相勗每言世界即有缺陷只此寸間缺陷不浔耳及庚申七月神廟遐升光宗即位甫旬日違豫內醫崔文昇侍藥無狀

浹月遂稱大行中外哀慕又有停封移宮諸事忠烈  
先後發疏皆從先生質疑義先生亦直不辭云故事  
詞林典言路踪跡微疎先生獨謂青史法從離若蟬翼  
即後世誰從明其可否者既受簡討為史官于兩朝實  
錄多所論定於時明賢盡起田間葉文忠當國鄒忠介  
趙忠毅王莊毅馮恭定高忠憲皆在九列而湛持以鼎  
甲領望與先生翱翔及同邑周忠介嘉善魏忠節日夕  
請析首善之堂商古推今或值先生未至諸老必嗒然  
若失也先生既道廣折節下士賓從雲歸顧慎許可門

無臆刺又每出東西坊必遣蒼頭報太君食寢數反乃  
已止何湛持以建言歸王莊毅馮恭定先後去國先生  
念太君初喜檄又已丑實錄未就不得發片語與涓陽  
偕南居一年請假歸蓋自先生歸而時事大變諸君子  
感、如漢熹平間矣里居既二年逆魏愈煽楊忠烈  
再疏討罪萬工部捶死而逆魏手滑先生與湛持日夕  
惋歎中中丞起元引賈彪事勸先生北上先生曰吾不  
為范滂足矣至河而反是何人乎八問文太君太君欣  
然曰爾行觀之爾志行沉篤既必不及既抵畿而楊左



併褫忠毅忠憲同日解職奉朝汎、方頌玉壘河清致符命之奉先生以仇夫人筮簞未安勉就房考是乙丑二月也考竣所獲如陳唐姜閃梁馬岳陽悉天下名士一時罕倫先是冬黨既已發諸君子就檻中繫、無一免者先生出对友朋凝涕在睫入侍太君怡、湯藥如平時太君亦微覺外間有異疾日就遂不起先生三日絕水漿扶襯出國門徒步哭趾血目腫舟行至淮上見邸報知奸人受逆閹旨已得削奪之命先生入撫棺泣然出曰經年來皇甫威明之耻懷之久矣今成吾志又

不於親存日奪捧檄欢是天厚吾親也星馳歸即金汪阡之旁誅茆作丙舍廬于斯金汪阡者先生所葬穎菴公予謂之作碑者也於是緹騎四出銀鐃相望先生念袁夏甫在土室中穴垣視毋醫我独無亦大慟祈死丙寅三月緹騎至吳門逮周忠介齊民數萬為呼冤粹旂尉殺之當事愠欲迁既於湛持及先生先生數擬泛三閭之後而朝議悼吳民恐東南遂叵測僅戮五人餘寘不問先生始放跡湖山高嘯縹緲幽探林屋自號閩生道人閩生、之餘也先生初號現聞與內典通既以多

難奉母故彌精于竺乾之言前輩中涉獵是學者稱內江趙公先生才似內江顧內江用而先生不用則先生閔深矣丁卯秋熹宗不豫逆黨謀變先籍海內清流五六十人欲勒自盡先生名在籍中事未發而今上逆信邨登極海內殆慶更生不月餘誅逆璫毀天下所在逆祀明年戊辰崇禎改元以太子贊善徵陟三階以右庶子充經筵日講官知制誥先生在講筵本正叔淳夫之意後誠悟主又善為言詞嫻威儀法筭并致每出班黼宸必為改容諸前輩咸心儀先生然諸奸人謀翻案甚

厲閣中諸老以次罪去又適薄城諸不靖者借為風雨值杖卜遂罷會推按錢宗伯之腕先生心非之也湛持又有所排擊不動於是銓輔構難欲先去先生次及湛持公庚午秋典正闈而冒籍之墨發攘柄者猶以冒籍不足阱先生遂移冒籍而誅文因下二武生獄久之讞上先生以宮詹坐鑄秩嗚呼是足以快箕舌掩文昌矣猶慮先生以文行被主知恐一旦發夢遷乃陰摘先生講章中語腹夷之而先生弗知也嗚呼先生於羣小豈有誅觀之威破柱之痛而仇猜若此哉不過謂先生才耳

明文海  
先生才而用則諸番徒悉不得用諸番徒不用則彼  
簞者率枕籍就死故其極費力如此也以予所見則  
先生才悉歸於道先生文生為文章韻事包燕納許搖筆傾  
世而未嘗以是自詡一也先生與人交無大小先造驅  
車肅客不憚寒暑見一善事及閭巷媿蹟輒手記詠言  
恐忘二也徑草蕭然木瓜不入賓歸如水竿牘不出三  
也儀觀如神明而不作貴容不作介色謝諸紛善四也  
自宗族間里嘗負我者率德報之未嘗訟誅一事五也  
天下才人率以是五者傾敗而先生無有願以才詘何

也予從其長君宗典見癸卯歲發願文謂之五律一曰  
十不忘一曰三勿起一曰六勿言一曰五耻一曰三長  
率蚤悟令修權借葱嶺實歸洙泗蓋與湛持公株葉共  
之丙子五月示微疾端坐奠楹湛持公實紀其事不十  
餘日湛持公亦去陶々永夕是之謂矣蓋自公逝而岸  
谷屢遷又有甚於曩時者嗚呼公生己卯歲月日卒丙  
子歲月日享壽五十有八元配馮宜人繼王宜人子二  
長宗典國子生娶孝廉張異度先生女孫男二廷脩山  
脩次宗昌縣學生娶趙文毅公子叙州知府隆美公女

蕃衍子姓備家乘中且葬為之銘：曰一言幾道貴於  
玉積玉盈腰安所支千言幾道貴於穀積穀如山安所  
貽清閔之堂天爰立額壁著奎南斗八絳趺之館天旁  
求驂軻服孔連春秋天之相人文行耳人之相天何異  
是上帝精微達相理現前大麓納芥子諸種：者已如  
此不朽之言但皮裹玉書萬年托石史

